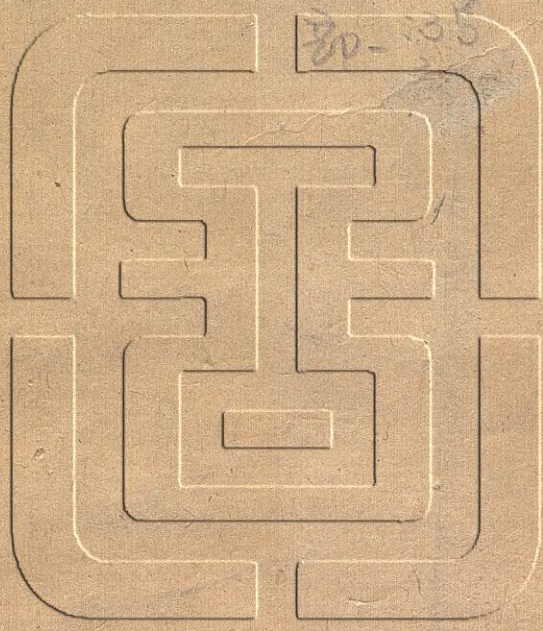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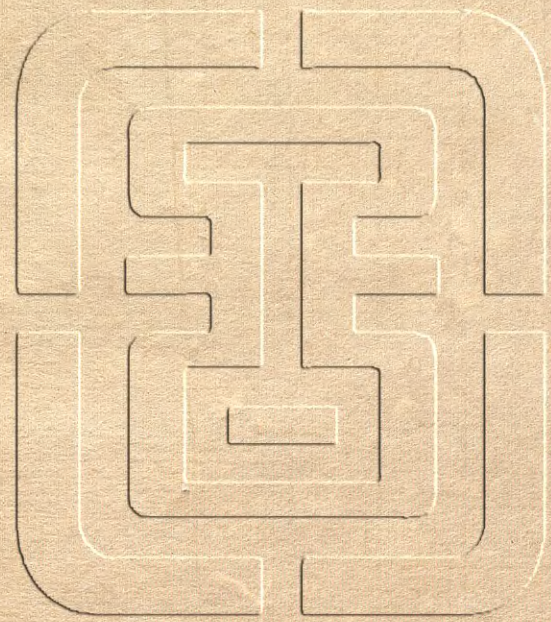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古130  
854.1

80-35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 五十七

宋璟碑

碑高一丈一尺七寸廣六尺側厚一尺二寸五分兩面俱二十七行行五十二字側七行行五十字正書在沙河縣

有唐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柱國贈太尉廣

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銘 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

真卿撰并書

於戲逆鱗廟上匡救之義深守死不回臣人之致極况  
乎文包風雅道濟生靈建一言而天下倚平含九德而

三光式序超無友而獨立者其唯廣平公平公諱璟字

邢州南和人其先出于殷王元子七代祖弁魏吏

部尚書襲列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侍郎竝事跡崇高

各見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曹曾祖麴峻大理丞祖務

本皇皇櫟陽令父麴撫衛州司戶贈戶部尚書自田

曹至于尚書皆實浮於名而位不充量事見許公蘇頌

所撰神道碑公七歲能屬文一遍誦服烏賦丁尚書府

君憂水漿絕口者五日八九歲時嘗夢大鳥銜書吐公

口中而之遂乘而直上倏忽驚寤猶若下在宵閒自

後藻思日新襟靈益爽季十六七時讀易曠時不精公

遲而覽之自亥及寅精義必究明季進士高第補上黨

尉轉玉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為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

奏公為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蘇深賞

歎之曰真玉佐才也轉合宮尉長詩三季從調判入高

等有司特聞天后親問所欲公以代為唐臣不

求榮達詭奏云家本山東願得魏之一吏遂手詔授錄

事參軍拜舞趨出異而召還又手詔拜監察御史裏行

尋丁齊國太夫人憂服闋築室反耕志圖不起俄而即

真遷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  
之博者惶恐自匿翌日公獨正辭引過 天后悅

而釋之遷天官員外郎鳳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  
曰吾比欲優游鄉里不圖要近驟至於斯其敢廢所職  
乎乃悉心納忠無所迴避時張易之昌宗兄弟席寵脅  
權天下側目公危冠入奏奮不顧身 天后失色

蒼黃欲起公叩頭流血誓以死爭拾遺李邕奏曰

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內史令勅公出公曰  
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勞宰臣擅宣王命詞氣慷慨  
右震悚遂俱攝詣臺廷立切責二豎股栗氣索不敢仰

視自朝至于日昃 勅使馳救之公不得已而罷又

令詣公謝罪公拒之後有慘恤二豎來吊公等曰賢近

不宜與執政通問假滿朝士慰公二豎又欲序進公舉  
板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龍之興復也公實佐奇謀

及當時庸讓而不受曰清宮問罪事口 五王 祀夏中興

功歸明主非曰逃賞誰敢貪天俄拜朝散大夫吏部侍

郎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嘗遇梁王武三思於朝三

思方欲言事公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嗣碎王宜以侯  
就第何得尚干朝政三思慙懼而退請急累月俄而兼

攝尚書左丞 中宗將幸西京深虞北鄙乃兼檢

按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改兼貝州刺史與數人同辭  
三思獨揖公住公顧謂之曰諸人已出不可獨留遂揖  
之而去屬季穀不登國租罷入三司食邑公悉蠲之既  
屢挫其鋒亦處之自若俄而真拜轉杭州又遷相州又  
爲洛州長史唐隆初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粵  
五日兼右庶子尋加銀青光祿大夫  
廟宗之在  
儲闈鎮國太平長公主潛謀廢立嘗於光範門內坐步  
檐中諷宰相以此旨諸相失色莫敢先言公盛氣詰之  
曰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  
請不令朝謁俄而男又縱橫公奏之絲是貶楚州刺史

主亦竟以凶終無何復拜銀青光祿魏竟冀三州兼河北  
按察使尋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復爲魏州又爲國  
子祭酒東都留守開元二年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貶  
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充按察經略討擊使又兼御史  
大夫特許便宜從事前是首領桀驁多據洞不賓公之  
下車無敢不競彼之風俗趨藺茅茨竹櫨比屋鱗

次火災歲起懼燼無餘公教之度材變以陶旌千甕齊  
翼方堵皆興于今賴焉燕國公張說嘗爲碑頌無何使  
中官楊思勗召公公拜恩而就馬便行在路竟不交一  
言思勗以將軍賢倖泣訴于帝帝嗟歎久之拜

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監修國史五年復兼侍中明季 駕幸東都至三嶠馳道險隘騎不得前

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中丞王怡竝坐當降黜公奏曰若致罪二臣將來必受其弊遂命公捨之曰 陛下

責之以臣免之是過歸於上恩由於下臣請使且待罪然後俾其復職遂嘉而從之 憲宗嘗命公名諸

皇子及公主邑号既而又令各定一美名公奏稱七子

均養鳴鳩之德錫以名号不宜有殊若母寵子異恐非

正家之道王化所宜 憲宗悅而從之八季拜開

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開國公策勳上柱國狂豎權

梁山構逆長安有司深探其獄勅公按覆如京兆司錄

李如鑿等百餘家皆以借宅假器悉當連坐公以婚姻

假借天下大同至于京城其例尤衆知情卽是同反無

罪不合論辜兇渠之外一切原免天下欣服焉中書令

河東公張公傑出將剛之材獨運廟堂之上鏡機朝澈

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閱堂案每至危言讜議執正守

中未嘗不廢卷失聲汗流洽背其爲通賢所服也如此

十三季 駕幸東都以公爲西京畱守公極言得失

無有所隱 憲宗感悅 制曰所奏之言置諸

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因賜綵物二百疋明季又兼

吏部十七季拜尚書右丞相公雅善戲謔不常矜莊與  
口口尚書王峻爲莫逆之友晚而弥篤凡所詼諧人輒  
疏取端五日蒙賜鍾乳命醫歸鍊或以爲上藥殊異不  
宜委之公曰推誠求信猶懼不應猜以待人信其可得  
聞者慙退廿一年抗疏告老至于再三手詔優遂特給  
全祿賜絹五百匹還東京公以爲大臣歸休不宜關通  
人事遂杜絕賓客其季 駕幸洛陽公迎拜道左

唐憲宗親駐龍蹕使榮王琬勞問者數四自後中使  
往來賞賚不絕方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廿五季  
仲冬月十有九日寢疾薨于東都明教里第享年七十

五天下失聲

唐憲宗震悼追贈太尉諡曰文貞公

賻物米粟常數有加畧葬官供仍詔河南少尹崔釋之  
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崔氏滄州長史藝之女  
淑慎嚴整高朗柔克訓諸子而慈且有威佐丞相而德  
無違者門內之理二以見咨俚公而歿允終偕老嗚呼  
公有七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卒昇尚書郎太僕少卿  
尚漢東太守渾職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  
採訪使太子左諭德恕都官郎中延太原少尹華判入  
高等登封尉尉氏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西  
節度行軍司馬或肅或文或慙或又克篤前烈以休令

聞以戊寅歲五月廿九日虔奉遺約歸葬公于沙河縣  
太尉鄉丞相原之先塋夫人合而祔焉禮也惟公間氣  
降神應期傑出生知禮度天縱才明玉立殿天子之邦  
介然秉大臣之節震電憑怒讜言而不有厥躬鼎鑊沸  
前臨事而義形于色蠢廸檢押難常情之所易志深直  
諒易古人之所難外其身而富賚不離行其道而死生  
弗替非夫合一之德格于皇天不二之心形于造次則  
何以異是乎允所謂振古之元龜皇王之威寶者矣且  
夫公之德烈充塞寰宇公之謀猷著明日月大曆五年  
冬十一月孫儼懼遺盛美不遠求蒙以眞卿天祿授文

叨太僕之下列憲臺執簡承諭德之深知雖青史傳信  
實錄已編於方冊而豐碑勒銘表墓願備於論議謹憑  
吏部員外郎盧僎所上行狀略陳萬一多恨闕遺其辭  
曰

天命鸞鳥降而生商湯孫之緒微子分疆詞招正則尉  
翼文皇吏部黃門紛綸耿光忠賢世出信史相望篤生  
丞相祚 我有唐文明純嘏殺烈堅剛恒衛間氣星  
辰降芒嶷然山立鏗余金鏘忠孝之盛人倫紀綱垂髻  
能文夢鳥發祥通昔究易冲齡擅場勝冠結綬歷政洋  
洋乃尉合宮貳軺琅琅賦嘯梅豔篇美松長蘇公差稱



才必佐玉滿歲從調試言高讓登聞

黼辰驟列繡

裳筵跡天官如珪如璋司言鳳閣綸綽煌煌乃作中丞  
威稜莫當志除兇狡廷劾二張  
天后愕眙百寮

震惶公獨凜然出身激昂義形色精貫穹蒼

皇室中興嘉謀克彰功成牢讓事軼屠羊貳職選曹諫  
議是匡載清流品屢奏封章乃侍瑣闈時維夕郎恣心  
糾正庶績咸康三思睢盱席寵于常基之就第慙懼靡  
亢左曹攝轄大鹵于襄兼刺貝丘朋辭鳩行三思揖語  
公獨循牆處之不怍轉施于杭既遷鄴城遂尹洛陽乃  
作家宰訂謨廟堂俄兼宮相亟縮銀黃  
睿宗登

儲鎮國是遑潛謀廢立謠詠相翔厥男撓政累奏  
聿臨楚邦荐察冀方總督幽薊翻飛國庠亞相烈烈尹  
京趨趨旋臨建德欵莅南荒俚帥咸旣茅摺是攘張公  
頌德雋永甘棠所忠來召拜命卽裝路無交言

帝用式臧載司刑吏八座抑揚兼監黃樞鈞軸是將匪  
躬謦謦終始泚泚乃拜儀同允釐保障河東闕故汗洽  
如漿狂豎犯關兇渠旣臧命公覆獄咸脫死亡乃陟右  
揆右揆泱泱每謏王君豈常矜壯懸車告老庶保康強  
方崇饋醕孤映縑緗天不憖選萎哲壞梁  
一人

震悼九有淒京市旣罷賈春仍絕糗乃贈太尉飾終禮

滂返葬沙河羽儀央央闔朝傾祖河 尹護卷生榮死哀  
行路感傷令人鴉慕攀泣嗶嗶高墳崔嵬鉅鹿劇旁森  
稍宰樹繚繞連崗于嗟廣平宅此不暘孝孫翼翼論謨  
靡忘豐碑碣豎萬古誓相

大曆七年歲次壬子九月二十五日孫儼追建

碑側記

碑側長與碑同厚七尺一寸十行行七十字正書

唐故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側記

顏真卿撰并書

初公任監察御史持服於沙河縣屬突厥寇趙定州河  
朔兇懼邢州刺史黃文軌投艱于公公以父母之邦金  
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爲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  
名者乃相率而去之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于貨  
賄多以金帛賂朝廷之士九品已上悉皆有名其後節  
度范陽事方發覺有司具以上聞 憲宗切責名  
品將加黜削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 憲宗納之  
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  
拜翌日入奏 憲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乃  
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至臣門非不受也

憲宗深嘉歎之前碑缺焉故略述于此公第三子渾之

為中丞也方欲陳乞

御製碑頌未果而中受譴

謫旋口錫胡作亂事竟不成真卿時忝監察殿中為中丞屬吏故公孫儼泣請真卿論議之昭義軍節度觀察使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曰嵩以文武忠義之姿為國保障上慕公之德業歎尚無窮次嘉儼之懇誠崇豎莫致迺命屯田郎中權知邢州刺史封演購他山之石曳以百牛僦刻字之工成乎半歲磨礱既畢建立斯崇遠近嗟稱古今榮觀雖大賢為德樹善庸限於存亡而小子何知附驥托跡於階序真卿刺湖州之日因成口文請儼刻其側而志之未及雕鐫而公第八子衡因謫居沙州叅佐戎幕河隴失守介于吐蕃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口御史河西節度行軍司馬與節度周鼎保守燉煌僅十餘歲遂有中丞常侍之拜

恩命未達而吐蕃圍城兵盡矢窮為賊所陷吐蕃

素聞太尉名德曰

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舊

賢相也落魄於此其可謂乎遂贈以馳馬

送還

大纛十

二季十一月以三百騎盡室護歸士君子偉之乃古來

所無也

上欲別加超獎且命待

制於側

門十三季春三月吏部尚書顏真卿記

宋公神道碑獨完好惟碑側記闕八字碑去官道二

金石錄卷九十七  
里餘世罕知者以故久不顯于世致君因謁墓下始  
得之且難舊史不載新書闕遺乃刻顏公體大書字  
畫別刻于石庶久其傳邢惟襄國舊都邱塚纍然類  
皆煙滅于無聞獨公之墓高不踰丈豐碑尚存豈特  
忠義足以垂名于不朽世亦以顏魯公之賢而此碑  
尤爲可貴也墓之東有碑闕字之二祖贈邢州刺史爲  
居民斧而剝之所謂側門是也自衡之後子孫無顯  
宦于唐今有隸編戶者猶收公誥官置墓田俾耕以  
守誥爲前政取去莫知所在大宋崇寧二年七月一

日編修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范致君記

此石未揭今從金薤

琳瑯抄出

右唐宋璟碑顏真卿撰并書唐書廣平六子曰升尚  
渾恕華衡今此碑言公有七子曰復昇尚渾恕延華  
衡乃八子也魯公所撰廣平碑側記亦曰公之第八  
子衡謫官沙州蓋廣平實有八子唐書闕復延二人  
而此碑魯公誤書八字爲七爾又碑云廣平自吏部  
侍郎兼攝尚書左丞而史不載後自楚州刺史歷魏  
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復爲魏州而  
史但言歷兗冀魏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  
督而已史又載廣平爲廣州都督時郡人爲璟立遺

愛頌璟上疏辭讓有詔許停而碑乃云燕公張說嘗  
爲碑頌今燕公集中實有此文豈已爲文而未嘗刻  
石與 右唐宋廣平碑側記顏魯公撰載廣平逸事  
有以見其清德冠當世威名動夷狄如此而新舊史  
皆不載故併錄之於此覽者傳焉

金石錄

宋文貞神道碑側記顏魯公篆書石刻沙河二公剛  
勁大節相埒書亦稱是真足三絕 余始有碑側記  
又後一歲乃得碑文頗剝蝕其行筆與記全異碑辭  
內稱公雅善戲謔不常矜莊凡所詼諧人輒疏取昔  
人見公賦梅花以鍊心石腸爲怪故不足怪也非所

望于蕭傅亦是一証太史公讀張文成事而疑其偉  
然丈夫乃如好女子世固有不可曉者

弁州山人稿

右唐宋文貞公碑并碑側記皆顏魯公撰并書文貞  
墓在沙河縣碑久埋沒土中近予友方思道作縣出  
之重樹于墓以搨本見示金石錄謂碑與新史不同  
者二事又謂碑側記載文貞逸事甚詳而新舊史皆  
無之予家藏魯公文集中有此碑因得比較以補石  
本之闕但其文時有小異如集本云建一言而天下  
倚平碑一言作一陽集本云曾祖宏俊碑作宏峻集  
本云嘗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公吞之碑作大鳥銜

書吐公口中而咽之集本云欲優游自免碑自免作  
鄉里集本云左右震竦碑左右作天后集本云敕使  
馳救之碑救作赦集本云與執法通問碑作與執政  
通問集本云元宗將幸西蜀碑作中宗將幸西京集  
本云公盛氣詰之碑氣作色集本云東宮有大功宗  
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碑作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  
議集本云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集本云馳道險  
隘行不得前碑作馳道隘稽車騎不得前集本云以  
臣免之碑臣字下有言字集本云母寵子愛碑作母  
寵子異集本云敕公按覆碑無敕字集本云置之座

右碑之作諸集本云仲冬十九日碑作十有九日集

本云喪葬官供碑喪葬作器葬集本云戊寅歲五月  
碑無歲字集本云叨太僕之下烈碑烈作列集本云  
義形言色碑言作顏集本云概遷鄴城碑遷作還集  
本云汗洽流漿碑流作如其不同者又如此此則趙  
氏之所未及也

金苑  
琳瑯

右廣平宋文貞公碑顏魯公書在今沙河縣之東北  
康陵丁丑之年太末方思道為沙河令碑已斷沒出  
之士中鎔二百斤鐵貫而續之今方公所為修復封  
樹皆無存矣惟此碑屹立于風霜烈日之中恐亦不

能久也歐陽文忠公以謂魯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  
零落之餘猶足以爲寶今此碑剝蝕猶少况以廣平  
之重使歐公得之其爲珍賞當倍他書矣歸震川集

按年譜顏公以大歷三年除撫州刺史時公年六十  
大歷七年九月除湖州刺史碑正書於七年九月而  
猶稱撫州者當書碑時未有湖州之命也又六年當  
大歷十二年公由刑部尚書改吏部尚書時公年七  
十始有廣平碑側之記先是顏公以天寶八載遷殿  
中侍御史於時宋公第四子渾官中丞爲御史吉溫  
所誣謫賀州欲請御製碑文緣此中止大歷五年十

二月宋公第七子華之子儼以顏公嘗爲中丞屬吏  
遂請製碑閱二年而公至東京除書未至居閑多暇  
始爲書之及刺湖州複製碑側記未及刻而宋公第  
八子衡復有沙州之謫至十二年十一月衡自吐蕃  
還朝明年春乃續書而刻之自大歷二年至十三年  
凡經九年而碑始完蓋廣平爲人魯公所特矜重故  
於其碑也不憚詳書深考必至無有關遺乃止非由  
宋公能持天下之正以佐唐中興焉得有此功在社  
稷名垂古今實自致之寧有倖乎按新史宰相世  
系表宋公八子與顏碑同舊史僅載其六而無復與

延碑文八子俱載而但稱公有七子非緣筆誤當由復先公而卒故碑側亦稱第三子渾不稱四也而復稱第八子衡者公實有八子存者乃七數之則八核之則七也然公八子皆以賊私淫穢敗乃門閥廣平風教無復存者各有八子實竟無後自古名臣往往而然天道不可知一至于此豈不惜夫 宋公有名無字新舊史皆同顏碑亦復闕如宋公爲唐室名臣其孫屬魯公爲之碑且碑之成去宋公之薨不過三十五年而其祖之字已不能舉如此不可解已 按碑與史不同處碑稱父元撫贈戶部尚書舊史作贈邢州刺史碑云俄拜朝散大夫新舊史俱無之碑云中宗將幸西京深虞北鄙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新史但云詔璟權檢校并州長史不稱將幸西京碑云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五年復兼侍中舊史則云官名改易爲侍中碑云十三年駕幸東都新舊史俱作十二年又新史云東巡泰山不云駕幸東都更與舊史及碑文異碑云二十一年抗疏告老新舊史俱作二十年碑云其年駕幸洛陽舊史作二十二年駕幸東都凡此皆足以証史書之誤廣平勳業著日月威名冠宇宙顏碑名並典籍書儷篆籀較然在



金石錄卷九十七  
十五  
人耳目之前而互有異同如此碑側記所載三事皆  
於公大有關係而新舊史並闕之所未解已 又碑  
文與集中不同處碑云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吞  
之集作公吞之碑云異而召還集作后異而召還碑  
云貴近不宜與執政通問集作不宜與執政通同碑  
云公實佐奇謀集作其謀碑云中宗將幸西京集作  
元宗將幸西蜀碑云又爲洛州長史集作尋入爲洛  
州長史碑云東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本大功下  
多宗廟社稷主也六字碑云兼黃門監監脩國史集  
本少一監字碑云五年復兼侍中集作改號侍中碑

云明年駕幸洛陽集無駕字碑云以臣言免之集無  
言字碑云母寵子異集作母寵子愛碑云手詔優遂  
集作優許碑云偁公而歿集作躡公而歿又都穆金  
薤琳琅云建一言而天下倚平碑作一陽今碑正作  
一言欲優游自免碑作優游鄉里今碑正作自免左  
右震悚碑作天后震悚今碑正作左右震悚敕使馳  
救之碑作馳故今碑正作馳救公盛氣詰之碑作盛  
色今碑正作盛氣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今碑正  
作洛陽幸字陽字猶髣髴可見馳道險隘行不得前  
碑作馳道隘稽車騎不得前今碑正作馳道險隘行

不得前敕公覆按碑無敕字今碑正有敕字喪葬官  
供碑作器葬今碑正作器葬戊寅歲五月碑無歲字  
今碑正有歲字義形言色碑作顏色今碑正作言色  
既遷鄴城碑遷作還今碑正作遷都氏之云皆與元  
碑不合按碑以宋崇寧五年范致君別刻一石都氏  
所見必范致君別刻本也

顏碑云開元十三年駕

幸東都以公爲西京畱守新舊史本傳皆在十二年  
明年東巡泰山駕發東都蓋帝以十二年十一月幸  
東都十三年十月將封泰山遂發自東都耳碑蓋欲  
約而言之故但云駕幸東都也綱目載爲西京畱守

於開元四年十二月按是年帝未嘗幸東都無用畱  
守或以明年將幸東都故先以公爲畱守乎又公引  
年致政碑在二十一年新舊史本傳皆在二十年而  
舊史元宗紀仍在二十一年前後自相違反宋公始  
終右丞相綱目誤書左丞相新舊史及本傳公之拜  
右丞相在開元十七年綱目不書俱是疏忽

竹雲  
題跋

以碑證傳互有脫漏如史云張易之誣魏元忠引證  
張說公語說以名義時人呼易之爲五郎而稱之曰  
卿韋月將告武三思亂宮掖不奉詔以救之王仁皎  
卒諫止用竇孝誡故事皆公志節所繫而碑遺之至

遷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天后將黜之公獨引過神龍復辟讓封不受改貝州刺史與數人同辭三思獨揖公住公竟出太平長公主有異謀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男又縱橫公執奏之及碑側所記必歷歷在人耳目間修史者有何避忌而不之載也當請窮治易之兄弟時武后蒼皇欲起遽令之出者新史曰姚璿舊書曰楊再思碑止書內史而逸其名若李邕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詳述其詞蓋揚善隱惡之意寓焉以公之忠直諸子皆不肖歿後三十五年孫儼始爲樹碑雖公名在天壤不以碑爲久遠然過公之里拜公之墓讀斯碑而興起者未嘗不以魯公之文而歛噓長太息也

金石後錄

蕭蟄菴至邢訪文貞公後二十四代孫道亨攜族譜來公子七六無譜爲六子華譜甚詳華子儼蘇州刺史儼二子長嗣先左補闕次子訥宗奉化令家焉明景泰初兵部侍郎謙琰者公十七代孫也過邢有望墓詩其家南和者十七代而絕宏治間南和令朱銳於奉化取公十九代孫伍來以守祠自伍至亨凡六世今家沙河者百餘人業農家南和者僅道亨一人奉化者久不相往來蟄菴震記

來齋金石刻考略

按棠陵方豪字思道重立宋文貞碑有斷碑集一書以記其事余見之太和堂吳氏藏書目中訪之三衢方氏後人或存者只少有心之人耳

丁敬評觀妙齋金石考略

舊唐書本紀開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尚書右丞相宋

璟以年老請致仕許之碑稱開元廿一年抗疏告老

正與舊紀合而新舊書本傳俱作二十年誤矣唐以

黃門監即侍中紫微令即中書令及同三品平章事為真宰

相開元元年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雖名丞

相而非宰相之職文貞以開元八年由侍中拜開府

儀同三司始罷政事十七年拜尚書右丞相非再入

政府也 碑側記別載逸事二條又云昭義軍節度

觀察使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嵩

慕公德業乃命屯田郎中權邢州刺史封演購石俾

工刻之舊唐書薛嵩傳不稱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者

略之也封演天寶末進士所著有聞見記古今年號

錄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新舊唐書璟本傳皆闕復延惟宰相世系表列璟

八子獨全趙氏蓋未嘗檢及又魯公記碑側已言第

八子而于璟碑書七子此必非誤自魯公亦為傳刻

者過也趙氏又以碑云自吏部侍郎兼攝尚書左丞

而史不載後自楚州刺史歷魏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復爲魏州而史但言歷兗冀魏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而已是兼攝尚書左丞與復爲魏州誠如趙氏所指二史皆未之及然余又以碑按璟之歷官方其始也調上黨尉以後轉王屋主簿又轉合宮尉又授錄事參軍凡三遷官然後拜監察御史裏行自此又遷殿中侍御史又遷天官員外郎然後爲鳳閣舍人新書但于自上黨尉而下卽書爲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而舊書以累轉鳳閣舍人包之其失皆略也新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證之此碑所載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五年復兼侍中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此新書省文誤也舊書四年遷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明年官名改易爲侍中與碑次敘符合而新書遂于兼侍中亦附之四年之下則中間方隔一年其官仍名黃門監而牽連書之至此是尤疎也舊書弱冠舉進士據碑言十六下卽稱明年進士高第則璟年十七成進士猶未及弱冠也新書刪弱冠二字較舊史爲不苟矣又碑言十三年駕幸東都新舊書本傳及元宗紀皆作十二年或碑亦摹勒有失真耶然新書本傳遽改易其文作東巡

泰山則爲非是按紀十三年乃有封泰山之文其于  
幸東都蓋已兩書之而景文又誤以二事合爲一此  
大不可也新舊書並以璟二十年請老碑作二十一  
年公抗疏告老碑從當時盧僎所上行狀宜可據璟  
之子復先璟卒昇尚書郎太僕少卿宰相世系表作  
太僕少卿渾職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  
採訪使太子左諭德表作太子右諭德華刊入高等  
登封尉尉氏令表作尉氏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中  
丞河西節度行軍司馬表作河西行軍司檢校左散  
騎常侍其中詳略亦可參證然史載廣平諸子皆荒

飲俳嬉而碑云或肅或文或哲或義克篤前烈以休  
令聞嗚呼諛墓之詞雖魯公亦不免若是與新舊書  
言渾恕尚坐貶皆書地而華衡得罪獨從略焉今碑  
言衡謫居沙州是亦史所未及可備錄也外又有神  
道碑側記趙德父已具錄茲不再贅云

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兩面一側皆神道碑銘其一側記宋公軼  
事謂之碑側記魯公文集有碑銘而無側記金薤  
琳琅有側記而無碑銘今取兩書互勘碑闕數字  
得以補足碑云其先出于殷王元子史記宋世家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武王伐

紂克殷釋微子復其位封紂子武庚續殷祀武庚作亂成王誅之乃命微子開奉其先祀國于宋梁

玉繩人表考云微子始見商周書紂庶兄始見宋世家微國

名子爵見尚書孔傳又作魏子見路史後紀注云魏卽微玉繩按魯世家伯禽

之孫為魏公除廣引世本微公本律歷志全

小司馬謂古書多用魏字微而殷紀微子索隱

亦云家語微或作魏讀從微音名啓書微子之命

此路史所本也蓋二字古通名啓序又見左傳

僖六年又作開見史記周紀世家又見荀子議兵

哀九年又作開又見呂氏春秋誠廉漢人避景帝

諱國于宋為上公見微子之命亦曰殷公見周書王會解要之

微子之封宋在成王時也唐書宰相世系表乃謂

殷王帝乙長子啓周武王封之于宋誤矣碑云七

世祖弁魏吏部尚書襲列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

侍郎据世系表宋氏在楚有上將軍義義生昌居

西河介休十二世孫異異三子恭畿洽徙廣平利

人畿生榮國榮國下闕子一代孫卽弁後魏吏部

尚書襲利人子弁子紀紀子欽道欽道于元節元

節子宏峻宏峻子務本務本于元撫卽璟父也是

欽道為璟之五代祖今碑云祖似脫五代二字矣

碑所敘高曾以下官位與表同惟表云廣平利人襲利人子碑及魏書弁傳皆作列人為不同据魏書地形志列人縣屬魏郡表作利人誤也徙居列

人者爲璟之十世祖今璟稱邢州南和人不知何代遷南和也魏書宋弁傳弁祖愔世系表作榮國歷位中

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賜爵列人子弁伯父世顯無子養弁爲後弁父叔珍因李敷事死是弁父叔

珍嗣父世顯可以補唐表一代之闕也魏傳又稱

弁長子維維弟紀字仲烈遷尚書終北道行臺卒

于晉陽是爲璟之六代祖紀子欽道武定末冀州

別駕又北齊書宋欽道傳云初爲大將軍主簿典

書記後爲黃門侍郎遷祕書監贈吏部尚書趙州

刺史碑與表但云黃門侍郎璟父元撫碑云衛州司戶表增參軍

贈戶部尚書舊書傳云贈邢州刺史皆彼此互

也碑敘璟歷官與兩傳同者十之八九惟封廣平

郡公兩傳在開元五年官侍中之後碑在八年拜

開府儀同三司之時爲異碑稱璟轉廣州都督教

廣人度材陶旌以弭火災于今賴焉燕國公張說

嘗爲碑頌是撰頌立碑者張說也舊傳不載張說

撰碑但云人皆懷惠立頌以紀其政是仍立碑也

新傳則云廣人爲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

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以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

盜辭徒成諂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



是未嘗立碑也一事而三者不同如此又兩傳載  
皇后父王仁皎卒葬墳高五丈一尺璟言極剗切  
帝謂人所難言公等能之賜綵絹四百匹又兩傳  
載十七年為尚書右丞相與張說源乾曜同日拜  
璟拜右丞相與張說源乾曜同日拜惟兩傳作十  
七年與碑同而碑不云三人同日拜舊書本紀書  
璟拜右丞相乾曜拜太子少傅同為十七年八月  
乙酉事而張說之拜左丞相在十七年二月丁卯  
非三人同由新書本紀則皆不載宰相表亦無惟  
於開元四年閏十二月書宋璟為吏書尚書兼黃  
門監紫微侍郎通 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  
尚書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璟亦有詩應制句

云太常陳禮樂中掖降簪裾聖酒山河潤仙文象

緯舒此為璟風節所繫及元宗從諫得賢盛事光

照史冊皆不可略者而碑皆不書碑載璟告老後

駕幸洛陽公迎拜道左元宗使榮王琬勞問此是

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事始末 璟有蒲津迎駕詩知

其迎拜之地為蒲津也詩云回鑿小蒲坂飛旆指

秦京雒上黃雲送關中紫氣迎是自東都回鑿時

也榮王琬者元宗第六子始王鄆徙王榮後諡靖

恭太子也璟八子新傳僅列六子之名舊傳則極

詆其飲譎俳優廣平風教無存且言衡最麤險据

碑側記則言衡陷吐蕃吐蕃素聞名德稱之為賢

相之子以駟馬盡室護歸使其果麤險何能感動  
若此史家言或失之太過往往如此碑側記云上  
欲別加超獎且命待制于側門側門之地無考新  
唐書代宗紀大歷十二年四月詔諫官獻封事勿  
限時側門論事者隨狀面奏則側門殆是論狀進  
奏之所會善寺牒載大歷二年沙門乘如詣右銀  
臺門奉表陳謝此所謂側門或即右銀臺門之類  
也記爲璟之孫儼所請者儼爲璟第七子華之子  
官蘇州刺史見世系表上行狀之盧僊新唐書附  
趙冬曦傳稱其開元間爲集賢學士惟唐音統籤  
稱僊爲從愿從父自聞喜尉入爲學士終吏部員  
外郎是碑所載乃其終官也購石立碑之封演唐  
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亦不列其名其所撰聞見記  
卷首結銜題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  
史中丞是其所終之官計其時當在德宗貞元間  
聞見記中有尊號卷中石經條稱天寶中爲太學  
一條記貞元間事生登第時張縉有千佛佛圖澄碑條記大歷中行  
名經之戲見百舉條縣至內邱則是官邢州刺史時事此碑結銜稱屯  
田郎中權知邢州刺史卽其時也潛研堂跋謂舊  
唐書薛嵩傳不稱御史大夫爲史略攷唐制節度

等使例兼御史大夫故封長清岑參詩稱御史大夫而傳亦不載與此同例非史失也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終

金石萃編卷九十八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 五十八

八關齋會報德記

幢八面高一丈一尺四分廣二尺五分每面五行行二十八字正書在歸德府南門亭內

有唐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

金紫光祿大夫前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

顏真卿撰并書

夫德之所感淪骨髓而非深誠之所至去神明而何遠有唐 大歷 子歲宋州八關齋會者此都人士臬文武

將吏朝散大夫使持節宋州諸軍事行宋州刺史兼侍

御史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紫金魚袋徐向等奉為河南

節度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左右僕射知省

事兼御史大夫汴州刺史上柱國信都郡王田公頃疾

良已之所建也公名神功冀州南宮人稟元和之粹靈

膺期運以傑出含龔厚下正直率先起孝而德感生人

竭忠而精貫白日和衆必資於寬簡安人務在於撫柔

武藝絕倫英謀沉秘所向而前無強敵日新而學有

緝黜故能毀天子之邦鬱蒼生之望有日矣羯胡構逆

公以平盧節將佐今右僕射李公忠臣收滄德攻相州

拒杏園守陳留許叔冀降而陷焉思明懼忠臣圖己令

公佐南德信隨劉從諫收江淮至宋州欲襲李銑公斬

德信走從諫遂并其眾而報焉肅宗大悅拜公

鴻臚卿再襲敬釭於鄆州加中丞討劉展于潤州斬平

之遷徐州刺史明年拜淄清節度使屬侯希逸平盧

至公以州讓之時宋州刺史李岑為賊所圍副元帥李

光弼請公討平之拜御史大夫加開府充兗鄆節度破

法子營又討敬釭釭歸順焉朝義聞之奔下博投范

陽自縊死廣德元年拜戶部尚書封信都郡王上

幸兵馬陝公首末扈從都知六軍每食宿公皆躬

將吏朝散大夫使持節宋州諸軍事行宋州刺史兼侍

御史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紫金魚袋徐向等奉為河南

節度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左右僕射知省

事兼御史大夫汴州刺史上柱國信都郡王田公頃疾

良已之所建也公名神功冀州南宮人稟元和之粹靈

膺期運以傑出含靈厚下正直率先起孝而德感生人

竭忠而精貫白日和衆必資於寬簡安人務在於撫柔

况武藝絕倫英謀沉秘所向而前無強敵日新而學有

緝黜故能毀天子之邦鬱蒼生之望有日矣羯胡構逆

公以平盧節將佐今右僕射李公忠臣收滄德攻相州

拒杏園守陳留許叔冀降而陷焉思明懼忠臣圖己命

公佐南德信隨劉從諫收江淮至宋州欲襲李銑公斬

德信走從諫遂并其衆而報焉肅宗大悅拜公

鴻臚卿再襲敬釭於鄆州加中丞討劉展于潤州斬平

之遷徐州刺史明年拜淄清節度使屬侯希逸平盧

至公以州讓之時宋州刺史李岑為賊所圍副元帥李

光弼請公討平之拜御史大夫加開府充兗鄆節度破

法子營又討敬釭釭歸順焉史朝義聞之奔下博投范

陽自縊死廣德元年拜戶部尚書對信都郡王上

幸兵馬陝公首末扈從都知六軍皆躬

落來往舟車聞風而靡督自勤聳惠而休先胥懋者又

不可勝數矣非夫美政淳深德風汪濊則何以感人若

此其至者乎真卿叨接好仁飽承餘烈觀茲盛美益覩

求蒙若不垂諸將來則記事者奚述

唐宋州刺史徐向及官吏奉為沐宋節度觀察使右

僕射信都王八關齋會報德記此二行篆書

宣義郎行宋州錄事參軍崔淮

專知官朝議郎宋城縣令田珽

勒字官宣德郎前守汝州梁縣令王良器

篆額宣德郎楚上縣令田浣

顏魯公石幢事

宋州刺史崔倬撰

會昌中有 詔大除佛寺凡鎔塑口刻堂閣室宇關

於佛祠者焚滅銷破一無遺餘分遣御史覆視之州

縣口畏至於碑幢銘鏤贊述之類亦皆毀而瘞藏之

此州開元寺先有未師魯國顏公以郡守僚吏州人

等為連帥田氏八關齋會鏤紀大幢立口文而口幾

再尋程材口口八觚如砥偉詞逸翰龍躍鸞翔時刻

史邑宰以口口不可折遂鑿鑿缺口以仆之蓋三面

僅存委埋于土倬大中己巳歲守郡明年嘗暇日訪

求前賢事蹟郡從事涂君因言口魯公石幢索而得之口壤之下口口口失文義乖絕尋繹研究不可復知意其邑居之中必有藏錄其文者果於前刺史唐氏之家得其模石本完備炳然輝耀溢目俛自幼學慕習魯公書法口不能窺涉其門宇然惜其高口堙沒遂命攻治口口口續其次雖真贗懸越貂狗相屬且復瞻仰魯公遺文昭示於後矣大中五年正月一日叙

副使崔口口判官涂景

推官崔麟

錄事叅口口順孫 口口口口

曹州口口縣主簿口師口傳打石本

鑄字人石從建 高元贍

八關齊碑唐河南節度使田神功寢疾宋州刺史徐向等爲禳祈報恩者也碑在今歸德州城外僧寺中永樂丁酉秋余得此本每行下闕四字蓋打碑時爲

夏潦所滄也

東里續集

右顏魯公書字徑可二寸許方整遒勁中別具姿態真蠶頭鼠尾得意時筆也此書不甚名世而其格不在東方家廟下故非餘子所及也記文宋州將吏爲節度使出神功疾愈請禱此猾裨媚驕帥之常亡足

怪者第其時有可慨也蓋載縉鴻漸輩方以因果之說聳人主至引阿脩羅帝釋爲証每虜至禮佛祈禱退則脩八關齋飯僧報謝將帥體解而世風靡矣嗚呼唐之所以終不復振也有由哉

弇州山人稟

八關齋會始於宋齊之間通鑑齊武帝永明元年上於華林園設八關齋胡三省注曰釋氏之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六不著花鬘瓔珞香油塗身歌舞倡伎故往觀聽七不得坐高廣大牀八不得過齋後喫食已上八戒故爲八關雜錄名義云八戒者俗衆所受一日一夜戒也

謂八戒一齋通爲八關齋明以禁防爲義也

金石文

八關齋碑去郡城南里許爲魯公碑舊立處崇禎戊寅春碑之址築爲堞下臨濠水久之浸及碑郡人張翮遷之碑高八尺橫八稜稜尺許凡八百八十六字

闕七十四字

侯方域壯悔堂集

今日叢林以臘月八日四月八日名冬夏結制而設戒期自六戒以下不聞于世然有過午不食之說非

卽第八戒之意乎

金石後錄

八關碑字法大徑三寸許方整而有風致予向年官汴城于故家得一不斷木後督餉彼中親至碑下見



石尚完好今爲時三十年得宋長公舉搗寄此本乃  
碑至下段已盡泐落不勝撫然

庚子銷夏記

按碑曰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守陳畱陷思明斬德  
信走從諫龔敬鈺讓侯希逸破法子營封信都郡王  
等事舊史皆無之而新史悉合必歐公得此碑而更  
定之也新史又謂八年自力入朝卒代宗爲飯干乘  
門追福然七年壬子得疾宋州官吏爲之所禳至八  
年卒而朝廷又爲飯僧追福可見當時從信釋氏之

深也

金石評考

寶刻類編有此碑云顏真卿撰并書田悅篆額大歷

七年立大中五年崔倬補書在應天劉响唐書田神  
功傳云忠朴幹勇當時所稱而明趙嶠以神功非良  
臣徐向等媚其主帥非佳事責魯公爲撰爲書蓋以  
小節掩大功古人不如是矣碑後有刺史崔倬敘石  
幢事略云云則是此碑毀于會昌刻于大中者也倬  
實重刻而非補書寶刻類編蓋誤倬見宰相世系表  
隋義同鄜城公榮四世之孫所書有大和六年四月  
裴度撰文宣王廟記在襄州見寶刻類編 篆額云  
唐宋口口州刺史徐向及官吏奉爲汴宋節度觀察  
使右僕射信都王八關齋會報德記是宣德郎楚邱

金石錄卷之九十八  
石尚完好今爲時三十年得宋長公舉搨寄此本乃  
碑至下段已盡泐落不勝撫然

庚子銷夏記

按碑曰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守陳畱陷思明斬德  
信走從諫龔敬鈺讓侯希逸破法子營封信都郡王  
等事舊史皆無之而新史悉合必歐公得此碑而更  
定之也新史又謂八年自力入朝卒代宗爲飯千乘  
門追福然七年壬子得疾宋州官吏爲之所禳至八  
年卒而朝廷又爲飯僧追福可見當時從信釋氏之

深也

金石評考

寶刻類編有此碑云顏真卿撰并書田悅篆額大歷

七年立大中五年崔倬補書在應天劉响唐書田神  
功傳云忠朴幹勇當時所稱而明趙崡以神功非良  
臣徐向等媚其主帥非佳事責魯公爲撰爲書蓋以  
小節掩大功古人不如是矣碑後有刺史崔倬敘石  
幢事略云云則是此碑毀于會昌刻于大中者也倬  
實重刻而非補書寶刻類編蓋誤倬見宰相世系表  
隋義同鄜城公榮四世之孫所書有大和六年四月  
裴度撰文宣王廟記在襄州見寶刻類編 篆額云  
唐宋口口州刺史徐向及官吏奉爲汴宋節度觀察  
使右僕射信都王八關齋會報德記是宣德郎楚邱

下闕汴宋節度遷兵部大歷二字妻信安下闕郡王  
 禕女為涼國夫人字居常不離下闕左右閱讀史書  
 或時疾字一寺下闕以祈福祐三年字功下闕既高  
 字忽嬰熱下闕疾沉頓字是即下闕我公字入于煎  
 下闕熬矣字徐君悅下闕而從之來字開元伽藍將  
 下闕佐爭承惟字一千五百人為下闕一字耆壽百  
 姓張下闕烈等設字又按碑本淪骨髓文集作淪字  
 泉文武將吏集作衆字羯胡搆逆集失胡字又討敬  
 釭集作六年清河張氏集作清州則又集本之訛也  
 元年拜戶部尚書集作授戶部睦于翊黨集作親黨  
 不如薰集作茹葷禮識不絕集作禮懺則當從碑為  
 正也首題顏真下當闕卿誤字篆尾唐不當闕行宋  
 字則又推而可知也

竹雲  
題跋

按碑今在河南歸德府南門亭內今之歸德府唐  
 時為宋州睢陽郡屬河南道故碑題宋州官吏也  
 碑敘田神功歷官與新唐書神功傳同舊傳  
較略惟遷  
 徐州刺史及廣德元年拜戶部尚書為兩傳所無  
 又淄清節度使兩傳作淄青似係碑偶筆誤也傳  
 不載神功封母妻事碑稱妻信安郡王禕女禕為  
 太宗八子鬱林王恪之孫贈張掖郡王追封吳王

下闕汴宋節度遷兵部大歷二字妻信安下闕郡王  
 禕女為涼國夫人字居常不離下闕左右閱讀史書  
 或時疾字二寺下闕以祈福祐三年字功下闕既高  
 字忽嬰熱下闕疾沉頓字是即下闕我公字入于煎  
 下闕熬矣字徐君悅下闕而從之來字開元伽藍將  
 下闕佐爭承惟字一千五百人為下闕一字耆壽百  
 姓張下闕烈等設字又按碑本淪骨髓文集作淪字  
 泉文武將吏集作衆字羯胡搆逆集失胡字又討敬  
 釭集作六年清河張氏集作清州則又集本之訛也  
 元年拜戶部尚書集作授戶部睦于翹黨集作親黨  
 不如薰集作茹葷禮識不絕集作禮懺則當從碑為  
 正也首題顏真下當闕卿誤字篆尾唐下當闕行宋  
 字則又推而可知也

竹雲  
題跋

按碑今在河南歸德府南門亭內今之歸德府唐  
 時為宋州睢陽郡屬河南道故碑題宋州官吏也  
 碑敘田神功歷官與新唐書神功傳同舊傳惟遷  
 徐州刺史及廣德元年拜戶部尚書為兩傳所無  
 又淄清節度使兩傳作淄青似係碑偶筆誤也傳  
 不載神功封母妻事碑稱妻信安郡王禕女禕為  
 太宗八子鬱林王恪之孫贈張掖郡王追封吳王

琨之子初封嗣江王徙信安郡王碑無建立歲月  
其敘嬰疾修齋事云大歷壬子夏五月是爲七年  
傳敘神功之率在太歷八年而寢疾時宋之將吏  
爲禳祈報恩惟新書敘其事在八年以前亦不定  
爲何年撰碑者顏真卿以其結銜考之宋文貞公  
神道碑署曰行撫州刺史爲大歷七年九月立此  
碑署前行撫州刺史加一前字則已解撫州之任  
可知而湖州之命卽在七年九月要是初離撫州  
未刺湖州中間撰書此碑故加前字於行撫州刺  
史之上則似修齋在五月立碑在九月與宋璟碑  
同時列于宋璟碑之後爲宜也碑云設齋於開元  
伽藍河南通志載歸德府開元寺有三一在府城  
東南明正統四年創建一在寧陵縣城西北四十  
里明正統間創建一在虞城縣治東始建未詳今  
此碑在府城南門當是府城東南之開元寺非寧  
陵虞城二處矣設齋之數初徐向飯千僧旣而苗  
藏寶等設千五百人孫琳等設五百人張烈等設  
五千人凡飯僧八千人準以俸錢卅萬飯千僧之  
數則共糜錢二百四十萬也王圻續文獻通考釋  
家總紀載大歷八年五月以太宗諱日會有司修



流服也一卯鳴瀟初用此師延  
邑國齋曰鳴瀟未得也可用  
行樂也

善書隲州書

陽冰篆書祖秦相斯而筆力過之舒元與輩論之詳  
矣是刻藏蕪湖王氏□□□□□□□□風骨雅健  
卓有古意近諸刻失之矣豈即寶應間作令時書耶  
歲久板機拆裂子視權暇乃屬吳郡章生簡甫壽之  
石樹邑庠明倫堂與諸好古君子共焉  
蜀岳池張  
大用識  
李陽冰此刻雖再登石居然有殘雪滴溜之狀是廷

尉正脈至於謙卦當人置座右一紙

兗州山人  
四部稿

謙卦爻辭李陽冰篆書石在直隸太平府蕪湖縣民

家考槃  
餘事

篆學之亡四百餘年矣斯喜妙跡淪絕至唐李少溫  
上追孔轍下襲斯法篆學于是中起謙卦尤其奇絕  
之作運筆如蠶吐絲骨力如綿裹鐵舒元與所謂蟲  
食鳥步鐵石隔壁龍池賦解鱗甲活動者于此見之  
想僕論書法有意求變即匪能變少溫書謙卦謙字  
數十兼用大小篆不足又以誦為謙雖字各異體然  
未免有意求變所以變盡軌窮絳雲在霄化工肖物

流服也... 國齋... 行樂... 善書... 陽冰篆書祖秦相斯而筆力過之舒元與輩論之詳矣是刻藏蕪湖王氏... 卓有古意近諸刻失之矣豈即寶應閒作令時書耶

善書... 陽冰篆書祖秦相斯而筆力過之舒元與輩論之詳矣是刻藏蕪湖王氏... 卓有古意近諸刻失之矣豈即寶應閒作令時書耶

陽冰篆書祖秦相斯而筆力過之舒元與輩論之詳矣是刻藏蕪湖王氏... 卓有古意近諸刻失之矣豈即寶應閒作令時書耶

卓有古意近諸刻失之矣豈即寶應閒作令時書耶

歲久板機拆裂子視權暇乃屬吳郡章生簡甫壽之石樹邑庠明倫堂與諸好古君子共焉

李陽冰此刻雖再登石居然有殘雪滴溜之狀是廷尉正脈至於謙卦當人置座右一紙

謙卦爻辭李陽冰篆書石在直隸太平府蕪湖縣民

家考槃餘事

篆學之亡四百餘年矣斯喜妙跡淪絕至唐李少溫

上追孔轍下襲斯法篆學于是中起謙卦尤其奇絕

之作運筆如蠶吐絲骨力如綿裹鐵舒元與所謂蟲

食鳥步鐵石隔壁龍池賦解鱗甲活動者于此見之

數十兼用大小篆不足又以訥為謙雖字各異體然

未免有意求變所以變盡輒窮絳雲在霄化工肖物



所以萬古不同者無心於變也作書但因時舒卷卽變化具足何事研同較異逐字推排乃始爲變乎

跋題

雲竹

右李陽冰書易謙卦謙字凡二十見無一同者其以  
謙誦誦代謙字世多疑之案漢書藝文志易之謙謙  
一謙而四益顏氏注謙字與謙同大學此之謂自謙  
鄭氏注謙讀爲謙荀子臭之而無謙于鼻楊倞注與  
謙同蓋謙謙慊三字古皆通用也說文厝古文籃字  
集韻廉古作厝廉與籃聲相近故可借用碧落碑飛  
廉之廉作厝蓋省一屮此碑以言勿厝爲謙則厝廉  
爲兼也誦說文多語也唐韻汝閏切與謙字音雖相  
近而義各殊未知少溫所據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陽冰謙卦据張大用跋云近諸刻失之是刻者  
不一又云歲久板幾拆裂乃壽之石是先有板本  
而後有石刻也本刻未詳始于何代刻石亦未詳  
明之何年陽冰自署名而不署書時歲月張跋以  
爲寶應間作令時書者是懸揣之詞今因附般若  
臺之後與陽冰諸篆連類及之下碑黃帝祠宇及  
聽松等刻亦此例也凡篆書皆用釋文此書謙卦  
經文可以不釋至其書用筆秀勁字多變體陽冰

黃帝祠宇

井陽葛蒙勒石 正書

黃帝祠宇篆額唐李陽冰篆在仙都山 天下輿地碑記

李陽冰書聽松二字

石橫廣二尺三寸高一尺四寸五分篆書在無錫縣惠山

聽松

按錫山志慧山寺有石床在殿前月臺下長可五尺廣厚半之上平可供偃仰故名石床頂側有聽松二字篆字傳是唐李陽冰筆蒼潤有古色斷非陽冰不能唐皮日休詩殿前日暮高風起松子聲聲打石床是

也雍正六年三月余率同志往搨此書一時觀者列如堵牆蓋塵埋經久莫有過而拂拭者驟見搨搨故遂驚為僅事也右有楷跋十數行日久磨蝕不可復識悵悒良未有已 竹雲題跋

元結墓碑

碑高八尺廣三尺九寸厚一尺一寸五分四面刻面背均十七行左右側均四行共四十二行行三十三字至三十五字不等正書在魯山縣學

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經略使元君表墓碑

銘 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

真卿撰并書

嗚呼可惜哉元君君諱結字次山

皇家忠烈義激

文武之直清臣也蓋後魏昭成皇帝孫曰常山王遵之十二代孫自遵七葉王公相繼著在惇史高祖善禕

皇朝尚書都官郎中常山郡公會祖仁基朝散大夫  
襄信令襲常山公祖利貞霍王府參軍隨鎮改襄州父  
延祖清靜恬儉歷魏成主簿延唐丞思閑輒自引去以  
魯縣商餘山多靈藥遂家焉及終門人諡曰太先生寶  
應元年追贈左贊善大夫君聰悟宏達倜儻而不羈十  
七始知書乃受學于宗兄 先生德秀嘗著說楚賦

三篇中行子蘇源剛駭之曰子居今而作真淳之語難  
哉然世自澆浮何傷元子天寶十二載舉進士作文編  
禮部侍郎陽浚曰一第汙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賴遂  
登高科及羯胡首亂逃難于猗玕洞因招集鄰里二百  
餘家奔襄陽 肅宗異而徵之值君移居讓溪乃寢

乾元二年李光弼拒史思明於河陽

肅宗欲幸河

東聞君有謀略虛懷召問君悉陳兵勢獻時議三篇

上大悅 曰卿果破朕憂遂停乃拜君右金吾兵曹攝

監察御史充山南東道節度參謀仍於唐鄧 汝蔡等州

招緝義軍山柵高晃等率五千餘人一時歸附大墜賊



無一戶纔滿千君下車行古人之政二季閒歸者萬餘家賊亦懷畏口口不敢來犯既受代百姓詣闕請立生

祠仍乞再留觀察使奏課第一轉容府都督兼侍御史

本管經略使仍請禮部侍郎張謂作甘棠頌以美之容

府自艱虞以來所管皆固拒山谷君單車入洞親自喻

撫六旬而收復八州丁陳郡太夫人憂百姓詣使請留

大鑿四季夏四月拜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本管

使如故君矢死陳乞者再三優詔褒許七年春正

月朝京師上深禮重方加位秩不幸遇疾中使臨

問者相望夏四月庚午薨于永崇坊之旅館春秋五十

朝野震悼焉二子以方以明能世其業名雖著而官未

立以其季冬十一月壬寅虞葬君于魯山青嶺泉陂原

禮也嗚呼君其心古其行古其言古躬是三者而見重

於今雖擁旄麾幢摠戎於五嶺之丁弼綸秉憲對越於

九天之上不為不遇然以君之才之德之美竟不得專

征方面登翼太階而感激者不能不為之太息也君雅

好山水聞有勝絕未嘗不枉路登覽而銘贊之感中行

見知之恩及亡至今分宅以恤其子其不口口口此類

中書舍人楊炎常袞皆作碑誌以抒君之德業故吏大

輿令劉亥江華令瞿令問故將張滿趙溫張協王進興

金石錄卷九十一  
等感念恩舊皆送卷以終葬竭資鬻石額垂美以述誠  
真卿不敏嘗忝次山風義之未尚存盡往敢廢無媿之

辭銘曰

次山斌斌王之蓋臣義烈剛勁忠和儉勤炳文華國孔  
武寧屯率性真方秉心真淳見危不撓臨難遺身侃侃  
全德今之古人奈何清賢賈志莫申羣士立表垂聲不  
泯

元結碑顏魯公撰并書按唐書列傳結後魏常山王  
遵十五世孫而碑與元氏家錄序皆云十二世蓋史  
之誤又碑與元和姓纂云結高祖名善禕而家錄作

善禕未知孰是也金石錄

右容州都督元結表墓碑顏魯公書四面刻字與宋  
廣平李含光及家廟碑式相同後題大歷下闕一字  
據魯公行狀稱大歷七年除湖州此碑署湖州刺史  
必在七年以後矣唐書元結傳稱曾祖仁基寧塞令  
而碑云襄信令又稱父延祖再調春陵丞而碑云歷  
魏成主簿延唐丞皆其異者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舊在青條嶺予近所見搨本蓋魯山李居來家所  
藏持以贈予者字間有剝泐證以舊志所載全文讀  
之始無遺缺碑云曾祖仁基朝散大夫襄信令傳乃

作寧塞合次山父延祖歷魏城主簿延唐丞傳僅云  
再調春陵丞而已春陵漢舊縣宋景文書唐人仍襲  
用舊名使其歷官所在後世幾不可考殆非例也元  
和邵縣志春陵故城在延唐縣北十里景文于傳書  
之其亦用古之過而遂僻澀如是與凡史以紀實也  
作尋常文字猶不宜遷就其詞况于成一代之史以  
俟後世其毋益滋之惑而大失真與碑載次山起家  
爲道州刺史爲西原賊所陷人十無一戶纔滿千今  
傳云遺戶裁四千攷次山春陵自序道州舊四萬餘  
戶經賊以來不滿四千傳所書當據此文而碑云戶  
纔滿千真卿在當時手自傳錄理亦不謬然或更有  
所本與殆亦詩人靡有子遺之謂與次山祖傳云諱  
亨字利貞碑惟云利貞由避肅宗諱不書授堂金  
石跋  
容州都督元結表墓碑大歷四年十月立其文與新  
唐書本傳略同宋祁當卽據此爲之惟碑云祖利貞  
史云祖亨字利貞碑云充山南東道節度叅謀史作  
西道碑云猗玕泐史作猗玕沮碑云將家讓濱史作  
讓濱蓋傳寫之誤李義山作元結文集後序云見憎  
于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受作官不至達母老  
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碑獨不述其事者以

同時忌諱而新唐書則應採錄此事乃僅襲碑文何也碑云葬君于魯山青嶺泉陂原今在縣城北三十

里青嶺俗名青條嶺也

中州金石記

銘載道士申泰芝誣湖南都防禦使龐承鼎謀反并判官吳子宜等皆被決殺推官嚴郢坐流俾君按覆君建明承鼎獲免者百餘家新唐書結本傳不載此事惟附于嚴郢傳方士申泰芝

舊唐書作奉芝

以術得幸肅

宗遨遊湖衡間以妖幻說眾姦賊鉅萬潭州刺史龐承鼎按治帝不信召還泰芝下承鼎江陵獄郢具言泰芝左道云云帝怒叱郢去卒殺承鼎流郢建州與

誌銘符舊唐書呂諲傳龐承鼎因奉芝入奏至長沙繫之遣使奏聞輔國黨奉芝之召奉芝赴闕既得召見具言承鼎曲加誣陷詔鞠承鼎誣罔之罪据是則泰芝不過指承鼎為誣陷何至帝怒不已必致之死地以銘考之泰芝乃誣承鼎謀反傳殆未具其實也後承鼎竟得雪泰芝竟以賊敗流死亦由結建明承鼎而新舊史皆于結本傳不書其疎甚矣銘載淮西節度使王仲昇為賊所擒裴茂與來瑱交惡事亦見來

瑱傳

董作棟魯山縣志

按此碑顏魯公文集載其文今取以互校有不同



者碑云高祖善禕集作善禕曾祖仁基朝散大夫

集作朝請宗兄先生德秀集無先生二字卿果破

朕憂同傳集破下有賊字招輯義軍集招作拓威望

日崇集作日隆部將張遠帆集無帆字將家讓濱

集作讓濱作甘棠頌以美之集無頌字君單車入

洞集作單軍七年春正月集無春字二子以方以

明集無以方二字躬是三者而見重于今集見重

作身重擁旄麾幢集作擁旌而感激者不能不為

之嘆息也集無者不能三字銘詞率性真方集作

方直秉心真淳集作真純賈志莫申集作素志莫

伸凡此皆集本刻訛也結所歷官新唐書傳俱同

舊書無傳惟禮部侍郎陽浚傳作湯浚山南東道節度

叅謀傳作西道將家讓濱傳作讓濱與顏集同陽浚湯

浚不能定其孰是山南東道作西道則史誤也碑

下文云仍於唐鄧汝蔡等州招輯義軍此四州皆

屬山南東道則不應為西道叅謀矣讓濱作讓濱

据九江志讓溪在瑞昌縣南唐元結嘗居此自號

讓溪浪士其詩云尤愛一溪水而能存讓名自當

作讓為是然碑前云讓溪後云讓濱兩皆作讓或

亦以結詩有存讓名之語似亦可通也碑云後魏

昭成皇帝孫曰常山王遵之十二代孫下云自遵  
七葉王公相繼者在停史高祖善禕云云高曾祖  
考本身如以上世七葉正十二代也昭成皇帝者  
北魏太祖平文帝之子諱什翼犍据魏書昭成子  
孫列傳昭成子壽鳩之子遵太祖初有佐命勲賜  
爵略陽公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遷州牧  
封常山王攷昭成帝稱代王建元建國始于晉咸  
康四年戊戌自此下推至結當天寶十二載癸巳  
舉進士之年計之得四百七十五年除昭成父子  
二代約七十五年則自遵至結約四百年不過十  
二代而已不至有十五代則傳誤也碑云父延祖  
以魯縣商餘山多靈藥遂家焉魯縣本隋大業初  
廢魯州置縣唐初改魯山縣自三代至六朝皆謂  
之魯陽此稱魯縣者仍隋舊名也魯山縣志大義  
山又東北爲壺山壺山又東南爲商餘山元結演  
興詩商餘山有太靈古祠集古錄目云元結隱居  
教授于商餘之肥溪据此碑則隱居教授者不自  
結始矣碑云及終門人私謚曰太先生謚法無太  
字太與泰同說文大也通也私謚殆取義于此不  
必拘于法也碑云結始知書乃受學于宗兄先生

德秀此卽元德秀也宗兄之稱始見於此新唐書  
德秀傳爲河南人蓋與結同姓而不同系故稱之  
爲宗兄德秀傳則稱族弟結是旣爲同姓卽可稱  
同族矣宗兄而又謂之先生者以其受學也德秀  
傳稱德秀卒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過哀禮歟結  
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高行吾哀之  
以戒荒淫貪佞綺紈梁肉之徒耳觀此可以見古  
人師生兄弟之至情矣碑云嘗著說楚賦三篇中  
行子蘇源明駭之新書蘇源明傳但云初名預字  
弱夫不著其號中行子傳云源明雅善杜甫鄭虔

其最稱者元結梁肅卽此源明駭之之證碑云唐  
鄧汝蔡等州招輯義軍山棚高晃等率五千餘人  
一時歸附傳則云降劇賊五千高晃等不過當兵  
亂之時結山寨以自保一聞招輯率衆歸附正見  
其義而傳乃以劇賊加之此史文之失實也碑云  
虔葬君子魯山青嶺泉陂原虔葬二字他碑未見  
魯山縣志歇馬嶺又東南爲青嶺在今縣治北三  
十里碑稱君之碑誌爲中書舍人楊炎常袞所作  
此碑則故吏劉袞等竭資鬻石而立之唐書楊炎  
傳炎由禮部侍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與常袞並

掌綸誥常袞傳言天寶末及進士第由太子正字  
累爲中書舍人兩人之官中書舍人傳皆無年月  
不能定其撰碑誌之在何年則此碑之立亦不能  
定今以其碑稱七年正月朝京師四月薨其年冬  
十一月葬遂系於大歷七年

金石萃編卷九十八終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上相讓  
唐 五十九

黃石公祠記

碑高五尺六寸二分廣三尺八寸五分二十行行三  
十一字隸書碑題及撰人二行額題濟州穀城黃石  
公祠記九字並篆書  
在東阿縣穀城山

黃石公祠記

布衣趙郡李卓撰

秦滅六國遂并區宇張良哀韓之亡怒秦之暴義感

天地降神於圯神授良之書良爲帝之師滅秦報

韓成功遂志祠黃石於濟北穀城之山下蓋謂是矣世用其道傳祠此山惟德之馨不福不替天寶歲夏六月旱既太甚遍走羣望密雲卷而復舒零雨濛而不降太守河東裴公聚黃髮而咨謀田山川神祇有不舉乎聞斯行諸夙夜展祭祀事未畢感而遂通自寅及未澤潤千里吁其靈也夫聖哲立憲制君子脩理道莫不順承黃石公天則祇畏神明以天視無私神功不測或歿覆昏暴或孚右明德與時推移未始有極蓋將輔其善必聽於人咎夏之興也崇山降焉殷之興也岷山次焉周之興也岐山鳴焉漢興有岷橋之事我唐之興

有霍山之異今古不爽謂之神志聰明正直而弋者也惟秦政滅德用刑僭人從欲冤痛在下馨香不登祚及二世毒流四海與天自絕惟神不蠲有開必先祝降寶命故其書極天之際備興亡之端子房將有行也師焉而以言酌消息於盈虛通擬議於變化楚漢之勢功利相百天威扶乘人謨叶贊觀豐而動極深研機發八難銷六國之印招四人定重明之業以斷天下之疑以奪敵國之計正乾坤之位發日月

之光所謂被堅執銳其功徇也居守饋糧其功人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功神也此其大者豈徒

金石錄卷九十九  
効社發祥於州里之間。方今淳風允塞，休徵荐臻。意者謂宜上聞，有以旌異。嘗學舊史，敢記所知。

碑陰

碑陰十三行，行十五字，隸書。末後書人一行，篆書。

前試義王府右曹參軍裴平書

穀城下黃公祠實在濟之東阿

憲宗季季濟陽

廢而東平兼領之所稱河東裴公，即故郡守名序所題。趙郡李卓，即今臺長棲筠頃歲馬公炫，自郎官出牧，少與臺長交契，莫逆嘗勤雨於廟，不覩所記。迺搜李文以勅，貞石每歎曰：所謂經國文章者，其在茲乎！未及畢而誦病言歸。今二千石郭公岑尚德是務，踵成厥美。何曹掾韋騰、戎曹掾俞黃，中都之良也。承命集事殿中侍御史高陽齊嵩，聆而嘉之。故紀云：言碑建於大歷八年。唐大歷八年七月十五日建。

碑側

一行隸書

雨止子郭登庸過此題記

右黃石公祠記。祠在東阿縣史記所謂濟北穀城山也。唐天寶中郡守裴序禱雨有應，布衣李卓為文記之。卓即栖筠之初名也。記成未刻，至大歷八年馬炫

為郡守始勒諸石工未畢而謝病去後守郭岑寶踵成之是時栖筠已為御史大夫矣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記首行列題及稱布衣趙郡李卓撰皆小篆文與碑陰書者為一手也卓即棲筠傳稱世為趙人此記亦云趙郡又棲筠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士多慕向始居汲共城山下華固請舉進士俄擢高第此記云布衣蓋其初服如是與傳可相証記畧叙天寶歲夏早太守河東裴公禱祠致雨因言祠事始末云秦滅六國遂并區宇張良袁韓之亡怒秦之暴義感天地降神于地神授良之書良為帝之師云云東坡舊侯論

謂世不察以為鬼物者當沿于此矣太守之名百官志天寶元年改刺史曰太守是也族子華即李華見新唐書文苑列傳云字遐叔趙州贊皇人記文列殿中侍御史高陽齊嵩紀前試義王府倉曹參軍裴平書平見宰相世系表未著其官稱表或有所遺嵩見金石錄雙廟記即為所撰也記載穀城平黃公祠實在濟之東阿元宗季年濟陽廢而東平兼領之元和郡縣志東阿天寶十三載廢濟州縣屬鄆州州即東平郡記載趙郡李卓即今臺長棲筠唐書傳棲筠世為趙人代宗引拜為御史大夫記當大歷八年故

為郡守始勒諸石工未畢而謝病去後守郭岑實踵成之是時栖筠已為御史大夫矣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記首行列題及稱布衣趙郡李卓撰皆小篆文與碑陰書者為一手也卓即棲筠傳稱世為趙人此記亦

云趙郡又棲筠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士多慕向始居汲其城山下華固請舉進士俄擢高第此記云布

衣蓋其初服如是與傳可相証記畧叙天寶歲夏早太守河東裴公禱祠致雨因言祠事始末云秦滅六

國遂并區宇張良哀韓之亡怒秦之暴義感天地降神于地神授良之書良為帝之師云云東坡隱侯論

謂世不察以為鬼物者當沿于此矣太守之名白官志天寶元年改刺史曰太守是也族子華即李華見

新唐書文苑列傳云字遐叔趙州贊皇人記文列殿中侍御史高陽齊嵩紀前試義王府倉曹參軍裴

平書平見宰相世系表未著其官稱表或有所遺嵩見金石錄雙廟記即為所撰也記載穀城下黃公祠

實在濟之東阿元宗季年濟陽廢而東平兼領之元和郡縣志東阿天寶十三載廢濟州縣屬鄆州州即

東平郡記載趙郡李卓即今臺長棲筠唐書傳棲筠世為趙人代宗引拜為御史大夫記當大歷八年故



蓋其山石大抵多黃有文采也山之前二里許黃石公祠在焉祠下有古柏可千餘年物也此碑在祠中爲祈雨感應而作但言天寶歲夏六月旱而不詳天寶之何年祈雨者但稱太守河東裴公而不著其名禱雨能應亦徵太守之誠而山東通志東平州志但有河東裴識爲節度使卽晉公之子而不及太守裴公賴此碑陰知太守爲裴序志乘此之漏略如此碑云我唐之興有霍山之異舊唐書高祖紀師次靈石縣營於賈胡堡隋武牙郎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給高

祖命旋師太宗切諫乃止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爲霍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此神不欺趙無恤豈負我哉八月辛巳高祖引師趨霍邑勅宋老生平霍邑碑語正指此事碑云被堅執銳其功狗也居守饋糧其功人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功神也語本漢書蕭何傳碑陰云元宗季年濟陽廢而東平兼領之新唐書蘇源明傳源明天寶間及進士第出爲東平太守是時濟陽郡太守李俊以郡瀕河請增領宿城中都二縣以紓民力二縣隸

東平魯郡者也於是源明議廢濟陽析五縣分隸  
濟南東平濮陽詔河南採訪使會濮陽太守崔季  
重魯郡太守李蘭濟南太守田琦及源明俊五太  
守議于東平不能決既而卒廢濟陽以縣皆隸東  
平是濟陽之廢由于蘇源明也

丁思禮豎心經碑記

碑高五尺八寸五分廣二尺一寸五分分作四截書  
上截心經十七行行十七字次截記十六行行十九  
字三截五行皆尼僧名下截十六  
行行八字至十一字不等行書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經文不錄

□□□□□大道難量無廣乘則不知其未歸無漸  
教則莫詳其啓發□□□□□也□□□□□□□□

□也爰有清信士丁思禮碩德純孝諒直彰仁□□□

□詞林□□早揚儒訓曷□釋流宿殖善□一門深入

妻朱氏芳蘭佳秀智炬恒暉雖染世塵常樂□□往因

東邁路屈□溝遇見石碑壞弥極于時稽顙遂發願

言敬鑄阿彌陀佛一鋪蜜多心經一卷願則彼作碑在

此修竭力盡忠繼踵前跡豎雖殊異功乃無差百福莊

嚴檀波□一是時也惠風□響曙色舒輝緇黃駢闐衣

冠霧集且以珠投濁水便乃澄清日出浮雲皎然開霽

發於內而應乎外起於微而至乎極休哉幽巖寶相標

德尅為碑板末口不鳥其詞曰

口士修方聖作口立靈相方尋覺路標豐碑方色身求

了心證方登淨土

大唐大龔八載七月廿一日豎

右在第二截

徐州沛縣口口口夏口口口村眾

在村有口口口堂子无人看口口村士商議請到一

尼省崇口口口修造如有愚徒口口口並是村眾

為主一任口口修造諸舍及口功德口口口口口口

治平二年二月十五日記

後建立大殿口座具施主姓名如後

趙口口 李口 口勤 趙景 趙簡 口真

杜文 金諫 杜父 成口

許欽 劉氏 韓氏 口謹

淨明村邵綺榮 王行若 李氏

右在第四截

口像主 妙智

口管事

尼 妙口 妙口 妙善

妙德 妙嚴

大宋國崇寧元年二月丁酉日記

右在第三截

碑側

三行  
行書

□□□度左僕射轄冠軍大將軍行右清□

□府□開國公食邑五百戶土柱國夏侯□

貞元十五年孟春之月於此主務故記之耳

按碑書尅為碑板尅卽刻通用字碑以之稱始見

于此

文宣王廟新門記

碑下截二字失連額高六尺一寸三分廣三尺二寸  
行字數不計隸書額題文宣王廟門記六字篆書在

曲阜  
孔廟

文宣王廟新門記

朝散大夫檢校祠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裴孝智撰

前義王府倉曹參軍裴平下丹篆額

成域中之大歸天下之往曰王二者應應以宰物酌肯

以觀化威聲雷霆號令風雨不嚴人理合自然之運不

行家至契如神之速德叶協於幽明道徜徉於古始無

為無事其大矣哉洎乎澆淳既變仁義斯起偃息庠序

棲遲洙泗憲章萬物之首馳騁百王之末清頽波於幽

厲扇儒術於殷周故春秋作而賊亂懼風興刪而廉恥  
生美韶護而憇憇之音息行揖讓而庄敬之心勸夫子

聖者歟名與日月周流業與乾坤終始隱焉而光闇然  
而彰命服袞裳累代稱王曲阜聖人之鄉也先是闕宮

霞敝正殿岑立繚以環堵遂其臺門魏若化造疑如口

動允所謂淹中之勝槩關里之全模刺史孟公休鑒德

潤尊師道肥希聖研精百氏□□□言夜火非官曹之

燭春桑絕附枝之詠判官郡功曹盧曠以文發身以清

檢物博通□□□數四科惟此祠廟厥初層構朱戶半

傾雕甍中落難名之闢奧造次可遊如在之□□□□

易覩將何以克恭過位加敬及庭於是孟公首之盧公

翊之因命縣大夫兼大□□□□□裴公新其南門書

時也公名有象育元含真廣學攻文始登甲科吏于舒

人□□□□□等吏于兗人悅服蓄可大之用為

致遠之資由是庠廼程具乃俊不斬仲□□□□□□

山之石償以日而給功不時而就大屋橫亘雙扉洞開

丹拱繡栢膠葛固□□□□□□景飛檐駢逼而棲

霧扃鏘既固享獻聿修官吏唯肅清之謹邑人無藝瀆

□□□□□□□席及階而升數仞之牆由戶而入君

予以非孟公之化不行非盧公之□□□□□□□□

不成三事叶同口底于善孝智不敏儒家之流徒挹春  
秋舍菜之禮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誌不腆之文俾刊  
永貞之石時大曆八年十二月一日也

碑側

厚四寸題名四  
人三行隸書

朝議郎行令上柱國李子昂建

文林郎尉曹晉卿

文林郎守丞張隱琴 朝議郎行主簿姜崇晉

碑陰

題名二段一段在陰額三行正書  
左讀一段在陰上截三行正書

兗海沂密等州節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鄭漢璋咸通

九年八月廿九日題

右在額

曲阜縣尉敬叔度

貞元十五年孟春月廿三日題

鄆府東平縣尉郜來庭

右在上截

右碑文二十行行三十五字下截尚有二字為跌所

掩難於施拓碑文裴孝智撰孝智見唐書宰相世系

表官至都官郎中裴平書碑不曰書而曰下丹又題

金石錄卷九十九  
碑之一例也平工篆隸是年七月先書黃石公祠記  
文云判官郡功曹盧曠案郡功曹郡爲州異名當稱  
司功參軍事今碑稱功曹者兖州爲大都督府故別  
於他州稱功曹也判官則節度使有之蓋以都督府  
置員歟闕宮霞蔽蔽字錢辛楣少詹以爲蔽之省集  
韻蔽蔽二字互相通碑陰有貞元十五年咸通九年  
題名嚮皆遺之碑側題縣令尉丞簿姓名亦裴平所  
書也

山左金  
石志

按此碑篆額六字分二行字縱二寸橫一寸額字  
之小無逾於此題字處上銳當銳處懸一珠左右

二龍繞之漢碑畫龍形皆如馬四足奔馳此碑與  
後世之蟠龍無異碑之刻二龍捧珠者始見于此  
其文自九行以後缺左下角斜向上今以他石補  
之而無文故缺者自三字至九字也其前每行失  
揭二字則闕里文獻考載此文可以錄補裴平前  
書黃石公祠記結銜云前試義王府倉曹參軍此  
碑無試字而仍有前字則非見任官或省試字非  
官序有加也碑書多別體如往作逕曲作曲薨作  
薨雙作雙徒作逄皆不見於他碑至以韶護作韶  
護想由筆誤闕宮霞蔽義不可曉曲阜志闕里文

獻考俱釋作霞敞於義爲安然碑實是敞字或是  
蔽省或是敞誤皆不可知碑陰題名不詳其所爲  
何事鄭漢璋等事蹟亦無攷

### 千祿字書

碑下截斷缺凡兩面一高七尺八寸五分一高六尺  
九寸七分俱廣四尺七寸五分書分五層三十三行  
行九字正書額題顏氏千祿  
字書六字篆書在潼川府

朝議大夫滌沂豪三州刺史上柱國贈祕書監顏元  
孫撰

第十三姪男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

郡開國公眞卿書

史籀之興備存往制筆削所誤抑有前聞豈惟豕上加  
三蓋亦馬中闕五迨斯以降舛謬寔繁積習生常爲弊  
滋甚元孫 伯祖故祕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  
字體數紙以示讐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爲顏氏字樣懷  
鉛是賴汗簡攸資時訛頓遷歲久還變後有羣書新定  
字樣是學士杜延業續修雖稍增加然無條貫或應出  
而靡載或詭衆而難依且字書源流起於上古自改篆  
行隸漸失本眞若摠據說文便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  
使輕重合宜不揆庸虛久思編輯頃因閑暇方契宿心  
遂參按是非較量同異其有義理全僻因弗畢該點畫





口隸書大小二體筆口口勁如服介冑如冠口口凜凜乎若諳盧杞口口希烈有不可犯之勢口其心畫所寓誠可畏而仰之往由左宦臨牧吳興暇隙書干祿字樣鐫刻于石傳示後生然石刻在刺史宅東廳院傳之惟艱故世罕得善本而蜀士大夫所見惟板刻尤鮮得其真口口府尹口龍閣口宇文公比刺湖州得魯公所書與楊漢公所摹二本特為精詳於是俾以楊蜀二本參校若顏書之刊缺者以二本補焉不可推究者闕之令通顏書之士摹勒刻石於類使學者矜式且欲所傳之廣壬戌八月既望成都句

詠記

右干祿字樣別有模本文注完全可備檢用此本刻石殘缺處多直以魯公所書真本而錄之爾魯公書刻石者多而絕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筆力精勁可法尤宜愛惜而世俗多傳模本此以殘缺不傳獨余家藏之口右干祿字樣模本顏真卿書楊漢公模真卿所書乃大歷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漢公以謂云云工人則為衣食之業故摹多而速損者非也蓋公筆法為世楷模而字畫辨正譌繆尤為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模多爾豈止工人為六

食業邪今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而大歷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足以爲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並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

集古錄

歐陽文忠言漢公模本多失真則不然今觀此書精隱勁媚殊得顏真楊自以爲不差纖豪信矣然文忠又云干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促余輒易之曰持重而不局促舒和而含勁氣迺盡魯公筆意也

東觀餘論

右顏魯公干祿字書辨別字之正俗及通用亦間有析其義者云干祿者蓋唐以書取士也而公真書小字之傳於後者亦獨見此耳

東里集

此顏魯公干祿字書也按成都句詠跋公嘗刺湖州此刻初在其宅東廳後翻刻蜀中予所得乃全帖然缺平聲字雖上聲亦不完豈是二石或一石而兩面書之予所得者乃其半邪或所謂刊缺而不可推究者邪然不應缺之之多也書盛於晉顧多破壞其體魯公此本特正其繆誤以惠學者則其書名豈特妙於筆墨而已詠所書與公書頗類豈嘗師公而得其

髮髯者邪

魏翁家藏集

余讀顏魯公家廟碑知公世有書學及覽顏秘監干

祿字書益信蓋秘監於公為伯父其所辨證偏傍結  
搆雅俗燦然而公於此書尤加意幾無一筆縱緩余

故識而藏之以為臨池指南書曰于祿蓋唐以書判

取士故耳并州山人四部稿

序稱第十三姪男真卿書按顏氏家訓曰兄弟之子

北土多呼為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

竝是對姑之稱晉世以來始呼叔姪晉書王湛傳濟才氣抗邁於湛

畧無子書姪而又加男此唐人之俗稱也柳宗元祭六伯母文

亦自稱姪男戴侗六書故曰爾雅女子謂舅第之子曰

姪喪服傳曰姪丈夫婦人報又曰謂吾姑者吾謂之

姪賈公彥疏曰姪者對姑之稱若對世叔唯得言昆弟之子不得言姪也春秋傳曰姪

其從姑備岳楊仲武誅姑姪繼隕正用此所謂通男女之稱又曰齊靈公娶于

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鵲聲姬生光又曰臧宣叔娶

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生紇今人謂兄弟

之丈夫子亦曰姪非也古者兄弟之子皆曰子漢書

疏廣與其兄子受父子竝為師傅後漢書蔡邕與其

叔父質得罪上書自陳亦曰言事者欲陷臣父子晉

書謝安傳安與兄子元父子皆著大勲世說江左殷

太常父子亦謂殷融與其兄子浩史記武安侯傳

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疑當時未有稱姪者漢

書作子姓 禮記喪大記注子姓謂眾子孫也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史記外戚世家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 朱子語類姪字本非兄弟之

子所當稱當稱從子為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 金石文

顏魯公干祿字書在開成間石本已有剝缺至歐陽公為集古錄稱楊漢公樵本並多漶漫此蜀本勒石

於紹興壬戌其去歐公時又百有餘年矣卷中自陽庚二韻而後類多凌亂失次又嘗見寶祐間郴陽本

近日吳門鏤板以行與蜀本小有同異而唐韻之淆紊畧無是正豈開成楊刻即已譌誤耶抑誤自紹興

耶又何以蜀楚兩本並誤耶至蜀刻凡脫成几蚌丰從丰及注中並上小誤或由傳摹失真觀此則其於

用筆結體更無足言矣吾友金慕齋閣學籤識前後位置不爽此石至今尚存雍正癸丑同年顧觀察稼

軒宦蜀歸曾以見驗較此稍遜蓋此本當是百年前舊搨慕齋宜善藏之恐後此并不多觀也 汪由敦松泉文集

干祿字書一卷唐顏元孫撰元孫杲卿之父真卿之諸父也官至滁沂濠三州刺史贈祕書監大歷九年

真卿官湖州時嘗書是編勒石開成四年楊漢公復摹刻於蜀中今湖本已泐闕蜀本僅存宋寶祐丁巳

衡陽陳蘭孫始以湖本鈔本國朝揚州馬日璐得宋槧翻刻之卽此本也然證以蜀本率多謬誤如卷首序文本元孫作所謂伯祖故祕書監乃師古也蘭孫以元孫亦贈祕書監遂誤以爲真卿稱元孫而以序中元孫二字改爲真卿以就之曰璐亦承其譌殊爲失考其他闕誤亦處處有之今以蜀本互校補闕文八十五字改譌體十六字刪衍文二字始稍復顏氏之舊是書爲章表書判官作故曰干祿其例以四聲隸字又以二百六部排比字之後先每字分俗通正三體頗爲詳核其中如虫蟲皆圖商商皆凍裁然

兩字而云上俗下正又如兒古貌字而云貌正兒迺非之作菲芻之作莖莖直是俗字而以爲通用雖不免于慮之失然其書酌古準今實可行用非詭稱復古以竒怪釣名者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按豪州据唐書地理志濠州鍾離郡濠字初作豪元和三年改从濠韓退之有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洪慶善攷退之作記在貞元十五年因據唐志以證俗本作濠之誤而吳曾能改齋漫錄駁之且引杜佑通典稱濠州北齊爲西楚州隋改曰濠州因濠水爲名而唐因之佑上通典在貞元十年其書初

不見豪字以此知韓文作濠者爲是今攷此碑元孫  
結銜稱滁沂豪三州刺史豪不從水旁石刻分明可  
以徵信又廣韻豪字下注州名古鍾離國隋改爲州  
廣韻本於孫恂恂撰唐韻在天寶十載足徵其時州  
名不從水也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亦云武德五年杜  
伏威附改濠州濠字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又加水  
焉正與唐志相合杜氏通典偶漏不載而吳乃據以  
議歐志之失豈其然乎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魯公書石遍天下其存蜀者僅武連逍遙樓三字至  
南部縣離堆摩崖記已泯劍州中興碑則紹興初攝

州事吳旰摹刻而費少南跋之四川新舊志不復舉  
其名矣干祿碑見潼川州志謂公自書在州學予惟  
歐陽公以謂干祿書真本開成中石已訛缺世所傳  
者乃楊漢公墓本潼安得有此亟訪之尊經閣下碑  
石厚尺餘穴兩旁如貫緯之制其正面則表裏刻之  
碑下斷一尺餘宋人跋已不完跋首言干祿碑在湖  
州刺史宅東廳蜀士大夫所見惟板刻鮮得其真府  
尹龍閣宇文公比刺湖州得公所書以下州職官志  
宇文氏三人昌齡雙流進士時中成都進士峒成都  
人修治學校四川科第志無時中名惟費著氏族譜

言宇文氏凡六院其自廣都院者閣中粹中虛中迭  
登第時中賜進士第後以直龍圖閣知潼川卽是跋  
所云府尹龍閣者矣虛中以建炎初使金被畱遇害  
與時中爲兄弟行碑之立當在建炎紹興之際容訪  
是本再考之

吳省欽白  
華前稿

金石文字記收得此本証其序稱第十三姪男真卿  
書推明姪男爲當時俗稱語不爲無據然魯公臨書  
亦少有訛舛證之說文繫傳云此書釐字改末爲牙  
寃字轉口爲向鄰正體也而謂之訛隣俗謬也反謂  
之正益爲病矣蓋徐氏所訂已如此惜余未覩全本

爲一詳攷也又徐氏謂顏元孫作干祿字書其從孫  
真卿書之于石案序旣云第十三姪男家廟碑又云  
生我伯父諱元孫則從孫殆從子之訛傳鈔者不及  
審也爲附正于此

按堂金  
石跋

按顏元孫于祿字書一卷見唐志此碑題額標首  
皆作字書集古錄因楊漢公跋題曰字樣非也元  
孫杲卿之父兩唐書並附見杲卿傳碑首題朝議  
大夫滁沂蒙三州刺史上柱國贈秘書監顏元孫  
撰據傳但云歷官長安尉太子舍人亳州刺史卒  
此云滁沂蒙三州刺史與顏氏家廟碑所述正同



則劉歐兩史略也次題第十三姪男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真卿書攷家廟碑叙顏氏世系自後齊黃門侍郎之推生思魯愍楚游秦三子思魯生勤禮其兄弟行又有師古相時育德三人勤禮生昭甫敬仲殆庶無卹少連務滋辟彊七子昭甫生元孫惟貞二子元孫生春卿杲卿曜卿旭卿茂曾五子惟貞生闕疑允南高卿真長幼與真卿允臧七子是元孫爲真卿之伯以杲卿兄弟雁行數之真卿應居十一而云第十三姪者或統男女計之或尚有諸兄早殤廟碑所不及也此碑叙云元孫伯祖故秘書監者卽顏師古師古爲勤禮之兄故稱伯祖耳云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示讎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爲顏氏字樣又云後有羣書新定字樣是學士杜延業續修二書皆不見於著錄蓋是書旣出之後較師古延業所著特爲詳善而二書遂以不傳也顏於宋齊隋唐間皆爲著族以簪紱世家至開天時更以忠節顯名天下然顏氏自之推以後類能研覃經史著書立說而於六書聲韻之學尤有專長其所撰述此書之外載隋唐兩志經解小學類

者則有之推急就章注一卷訓俗文字略一卷筆  
墨法一卷愍楚證俗音略一卷師古匡謬正俗八  
卷急就章注一卷真卿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餘  
如之推家訓書證篇游秦漢書決疑師古漢書注  
諸書皆於小學家言再三致意是則一門著作多  
有淵源其討論之功非止旦夕元孫字書繁簡得  
申辨證確鑿爲歷代楷模者宜也唐制取士之法  
兼及書判有小學科此書剖析正俗便於蒙誦故  
以干祿命名書分平上去入四聲所列字以韻之  
先後爲次統分通正俗三等其例凡六有舉二字  
而注上俗下正者功功之類是也注上通下正者  
蒙蒙之類是也亦有二字並正者躬躬之類是也  
有兼舉二字而分疏其義者童僮之注上童幼下  
僮僕之類是也有舉三字而注上中通下正者聰  
聰聰之類是也注上俗中通下正者茲茲之類  
是也雖通卷未必折衷至當盡合六書之義然唐  
承六朝之後書體譌謬百出得是書綜其大概以  
津逮學者實足以輔翼經史且其時三蒼字林凡  
將勸學飛龍諸書尙存采擇旣博說或不同未可  
概以許氏說文律之也原碑爲魯公刺湖州時所

書刻於大歷九年開成中楊漢公嘗有摹本集古錄兼收兩碑已云原碑殘缺過多則自宋而後寢已不顯今楊漢公本亦不可見而湖州府志猶存其跋云太師魯公忠孝全德儀型古今存道沒身煥乎國史文學之外尤工隸書盡鍾繇之精能極逸少之楷則頃因左宦曾牧茲郡才大事簡居多餘閒錄干祿字樣鑄於貞石仍許傳本示諸後生一二工人用爲衣食業晝夜不息利缺遂多親姪馮頊牧天台懼將磨滅欲以文字移於他石資用且之不能克終漢公謬憇棠陰獲覩墨妙得以餘俸成禺之意自看摹勒不差纖毫庶筆蹤傳於永永時開成四年六月廿九日凡一百六十字玩謬憇棠陰獲覩墨妙諸語是漢公所摹之本仍在湖州而此碑後刻紹興壬戌成都句詠跋稱府尹宇文公比刺湖州得魯公所書云云則宇文所摹自在蜀中故至今潼川學宮猶存其石輿地碑目稱干祿字書湖州有二一在墨妙亭一在魯公祠者謂原碑及漢公本也元談鑰吳興志稱干祿字書今在墨妙亭者其時原碑已亡僅據漢公摹本而言也鄭元慶湖錄論此碑乃謂輿地碑目所云卽

楊漢公宇文時中所摹之二碑談志在紹興之後  
何以止載其一則元慶誤以宇文摹本爲在湖州  
而反疑談鑰之陋其謬甚矣宋金兩史皆有宇文  
虛中傳而無時中傳四川通志但於職官志載時  
中名注云成都人據元費著氏族譜則時中與虛  
中爲兄弟行以直龍圖閣知潼川與碑悉合而不  
言其嘗刺湖州且時中身爲刺史畱心古蹟如此  
當時善政必有可紀者而湖州府志名宦傳不載  
并邵守表亦無其名何歟碑字方整有法度尙存  
魯公遺意句詠跋所云令通顏書之士摹勒刻石  
者信非虛語而匏翁集直謂詠所書與公頗類則  
誤也詠跋又謂蜀士大夫所見惟板本是南宋初  
已有登諸梨棗者其後寶祐丁巳陳蘭孫亦嘗以  
是書雕板尙存於世近揚州馬日璐所刊干祿字  
書卽用宋本然其中謬誤不一而足誠如四庫  
提要所云者今石刻雖已斷缺而可見之處猶有  
十之七八以校陳氏之本迥有徑庭相嘗手錄其  
文詳加校定偏旁點畫一依原碑行付剞劂冀復  
顏氏之舊焉

又按宋婁機有廣干祿字書五卷見中興藝文志

爲廣顏書而作書錄解題稱機熟於小學嘉泰中  
教授資善堂景獻時爲惠國公數問字畫之異因  
爲此書續唐之舊故仍干祿之名旣而悟其非所  
以施於朱邸乃傳會以干祿百福之義則婁氏標  
題之意雖欲自別於元孫而其書大旨不必有異  
可知所謂五卷者或分上下平上去入聲爲五部  
耳惜其書不傳不得一校此本也

盧朝徹謁嶽廟文

碑高四尺二寸廣三尺四寸五分文九行  
字數二十八至三十不等正書在華嶽廟

謁嶽廟文

唐大歷九年甲寅季春□□生明華陰令盧朝徹下車  
散齋浹日精意撰擇元辰吉蠲饋饗靡愛斯□□脩祀  
事端笏祠宇摺紳奠饋敢告

金天王粵山巒配天聰□□直豈實禍淫寧真祚德  
朝徹不佞獲領茲縣職監涵埽躬備陳薦顧嗟菲□任  
受愚蒙清是家風所遺方乃天誘其衷與衆

難合於時不容向老□□如何遭逢抱拙恬澹委運窮  
通儻力於政王降百祿稍私其身王肆□□福謙  
害盈則仰嶽靈不識不知何敬神爲拜手稽首乞氣  
莫敢怠□□啐酒乞儼然有待松柏颼颼乞□宰若來

容衛森森兮髣髴如在

文正書微損十餘字此爲唐時守令蒞任誓廟之詞  
元張養浩著三事忠告言故事牧民官旣上必告境  
內所當祀之神宜以不賄自誓庶堅其遷善之心卽  
此義也

授堂金  
石跋

按盧朝徹兩唐書無傳文皆用韻詞意簡質有云  
清是家風所遺方乃天誘其衷與衆難合於時不  
容可見其世守清正而有不諧于俗之槩也陝西  
通志令長卷亦不爲立傳

朝陽巖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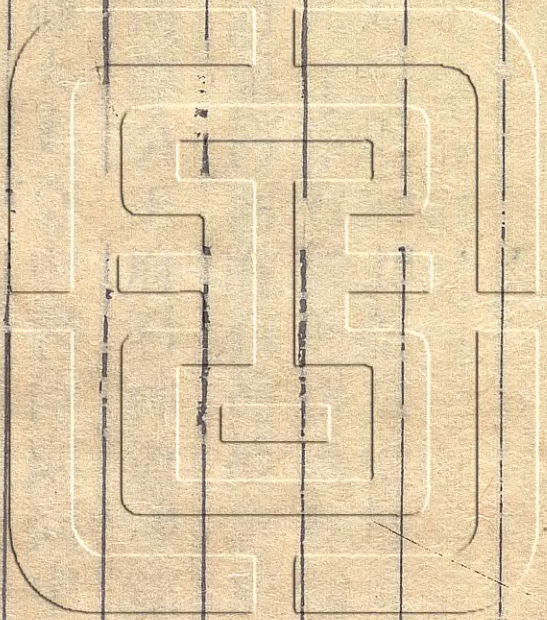
石高三尺九寸廣二尺五寸六分十一  
行行二十二字隸書在零陵縣巖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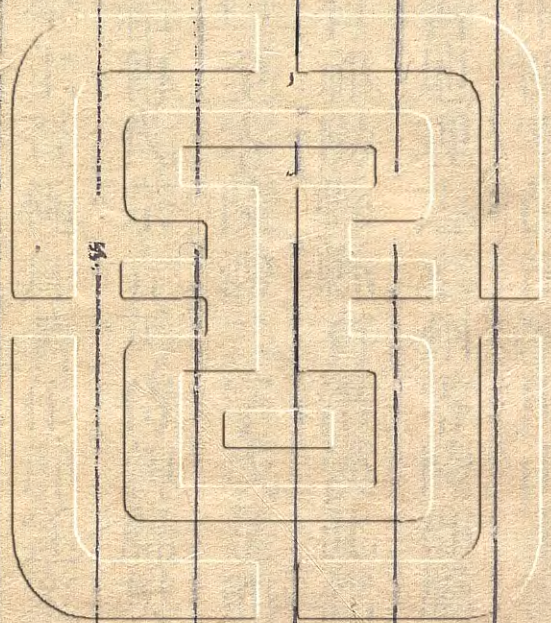
唐元次山朝陽巖口

永泰丙午中自□□至零陵其巖中有水石之異泊  
舟尋之得崑與洞口戲巖洞此瓊之形勝也自古蒙之  
亦無名稱以其東向遂以命之焉以攝刺史獨孤恂爲  
吾翦闢榛莽復攝刺史竇必爲創制茆閣于是朝陽水  
石始爲勝絕之名也而刻銘巖下以眎來世銘曰  
於戲朝陽怪異難狀蒼山如在水上朝陽水石可  
謂幽竒岩下洞口洞中泉垂彼高崑絕厓溪洞寒縱僻  
口幽遠猶宜往焉况郡城井邑巖洞相對無人修賞竟

使蕪穢刻銘巖下問我何爲欲零陵水石世人有知  
昔甲寅中龜零邑後學田山玉書石

按唐書地理志永州零陵郡屬淮南西道有零陵  
縣又有祁陽縣縣有浯溪此銘序云永泰丙午中  
自□□至零陵泐二字或是祁陽或卽浯溪也唐  
書元結傳代宗立丐侍親歸樊上顏真卿撰墓碑  
亦云今上登極拜著作郎遂家於武昌之樊口則  
或自樊口至零陵亦未可知代宗初立改元廣德  
凡二年改元永泰至二年十一月改元大歷此云  
永泰丙年中當在十一月以前尚是永泰也甲寅  
爲大歷九年蓋次山題銘後九年矣下題零邑後  
學田山玉書石後學之稱始見于此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 六十

王忠嗣碑

碑高一丈三尺三寸廣五尺九寸四寸  
二行行九十字行書在渭南縣鄉賢祠

唐故朔方河東河西隴右節度御史大夫贈兵部尚書

太子太師清源公王府君神道碑銘 并序

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

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潁川郡開國公元載撰

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太



清太微宮使龔文崇龔館大學士上柱國齊國公王

縉書

太中大夫行少府少監集賢殿學士趙基篆額

龔宗再受命宅帝位三十有五載兵加幽都討平匈奴

大將軍載戈稅弓來朝獻功天子勞旋告成廻

慮西戎迺制詔丞相御史咨尔朔方河東節度支度探

訪使安北單于大都護御史大夫清源公王忠嗣統我

六師万口皆全磔裂單于封狼居山歸馬漠南列郡祁

連撫茲北荒厥功茂焉犬戎睚眦作虐西裔攘據石堡

渙獵青海皇天震怒以時致罪公拜稽首敢留

主誅猖狂先零國怨家讎建牙榆溪樹羽河源東綴飛

狐西蹙陽關本天下勁兵制緣邊万里徂長轂動雷駟

旌旄纒播干雲蔽地欵流沙而嗽烏弋吸崑崙而睥濛

汜方且繕完補缺勸穡戒車圖全遺近功盡敵非一戰

陳章立論别白甚明以孤特之姿失貴臣之意安祿山

侯奸伺變忌公宿名李林甫居遁示專嫌公不附寢營

平之奏沮樂毅之謀内隲外讒陰中交訕卒從吏議竟

羅大獄雖釗温肆爪牙之毒而哥舒有折檻之爭辯牙

門之至寃逢匡石之排妬黜守沔上没于漢東涸我橫

海鱗年終四十五羯胡得口并雲朔荏禍幽燕縱鳴騎

金石錄卷一百一十一  
於兩都投大艱於區宇悲夫父

龍顏之英主感

風雲之早契散禍於微圖望在脆軀坤改施忠邪易地  
謫放隳落離披困畏人之云亡邦國殍瘁狩

皇

與於巴蜀劫 宮廟於虺虺口倒持而授柄豈天

意與人事

今上撫軍用公舊校士留殘憤

將有餘雠謂諸葛之猶生走仲達而知懼及肅清東土

正位

北宸傷聞鼓鞀載感風烈追贈兵部尚書

太子太師邊吏增氣三軍激節蓋念功悼在國之任也

義明運誦神所勞也公本太原祁人六代祖仕後魏爲

青州刺史北齊爲白道鎮將五代祖隨周武帝入關署

馮翊掾因徙家于鄭今爲華陰人也皇考諱海賓九原

太守安撫朔方諸蕃部落兼豐安軍使開元二年七月

以騎士屯蕭關盛秋臨朔收禿髮舉卅萬衆東踰狄道

郭知運節制隴右委稼噉寇嬰城不動遂得踐圍西使

駟掠馬牛燿火照平涼羽書驚朔塞公召將校計事皆

曰衆寡不敵利病相懸濟河外之兵徵涼州之援公以

爲羌虜入盜吞噬腹心掃口口而西歸不崇朝而事去

方爲四夷恥終遺大漢羞職守封疆身爲障蔽辭難就

易進孰偷安而無後咎餘責者微諸公誰不樂此乃拔

勇簡材輕賫益馬有氣敢往不滿千人雷動颺移自辰

祖亥垂六百里突掩賊營縱吾奇兵乘彼不意披猖受  
戮橫潰宵馳終夜追奔遲明會食勦歸師於濠口殲困  
獸於達毗綵輜之所殘戈矛之所斃積屍將崆峒俾厚  
漂血與池河爭流氣盛志銜撼之虞戰酣無存變之意  
蒼黃顛仆落於戎手亦足以暴威武於天下憺洪稜於  
蠻貊五十年間伏羊遷迹不敢覘邊以取當咸皆失地  
而遠客歎嘆古烈名垂壯籍初

肅宗省書

癡朝問故流悼偉其心而大其節哀其歿而念其忠褒  
贈開府儀同三司安北大都護俾給事中倪若水乘駟  
吊祭命許國公蘇頌爲之文以致意焉輕車介士麾兒  
屬將飾柩護喪封墳寵葬公之通閔年初九歲 詔復  
朝散大夫尙輦奉御持令中貴扶入內殿意苦而羸形  
絕地辭哀而逆血沾衣左右動容

上亦

歔歔因撫而謂曰此去病之孤吾當壯而將之万户侯  
不足得也衣之以朱紱錫名曰忠副部曲主家後宮收  
視每隨諸王問安否獨與

肅宗同卧起

至尊以子育儲后以兄事公亦唯專唯直不傾不  
墮未嘗逢日孰云有過每歲

天子口戎整旅冬

狩秋田翼轡奉車越莽凌阡搭麟長楊掩兔黃山蹙履  
輕狡流離往還斫纍益奮搏捷無前出而有獲多不自

賢  
上既知公有日磾之純固加李廣之材  
氣義形於主確然秉志少而侍中慮不省事乃試守代  
州別駕大同軍戎副于法大豪開門自餒賣功老將俯  
伏聽令涼秋八月乘乾草腓方佯白登外馳突長城下  
單戈指虜輕騎犯胡有向必摧能當輒破往往射鵬者  
居公掌握中匈奴憚邊不敢拓曰  
肅宗曰

上泣曰王忠嗣材敢戰必恐亡之即日  
徵還守未央衛尉入侍之歲時方就冠  
元獻皇

太后降家人之慈盛擇配之禮命之主饋恩情甚厚公  
以讐恥未雪激憤逾深每對案忘餐或獨居掩涕

肅宗雖欲大其伸而全其屈終亦觀其志而感  
其衷俾以中郎將官從徐公蕭嵩出塞但使通知四夷  
事飽習軍陣容不得先啟行無令當一隊且有後命虞  
其天闕枕戈假寐如  
詔三年及徐公將入覲京師改  
轅張掖公曰以歸報願一甘心乃候月乘風卷旗鞭  
馬精兵七百弩深入鬱標川遇贊普牙官踐更角武戈  
鋌山立介馬雲屯霧雨忽開旌旗相接將校失色猶欲  
引馳公謂一足未移追射且盡無敢妄動觀吾破之乃  
超乘貫差當前皆廢吐蕃丸將臨高整旅公陷胷走腹  
曲折迴旋取白馬於衆中捨大黃而益振肩倚膝踣蹈

藉蹙圯螽軼機駭群擠亂墜提刀四顧如土委地網決  
網漏遭誅久矣旣伐且吊當而勿喜芟夷之又蘊崇焉  
係纍之亦焚燎焉執訊獲醜何啻數千牽羊縶駒殆將  
萬計擁戎州以入塞積京觀而徐迴幕府上功貳師奏  
狀

上益歎息 詔令凱旋

天子御勤政樓親閱軍實太常稽憲度獎授執金吾

上亦多元戎因爲右丞相仍令圖寫置於座  
隅自茲厥後恒當重任趙承先之敗於怒皆也隻輪不  
返公度紫乾河虜其全部復失亡之車重杜希望之輯  
鹽泉也戎侵宇下三師受擒公獨潰堅圍護經時之板

築信安王之臨遼碣也用武於盧龍塞朝鮮盛刊壘之  
功口光乘之征駱駝峽也會援於李陵臺河朔受全軍  
之惠初佐戎關隴分鎮河湟一之歲拔新城走莽布夷  
烽壘燒積聚二之歲開九曲奪三橋梁洪河汧西海縱  
雷鼓勇士厲指鷲振耀傍伯基袁開元之末擁旄汾代  
天寶之始兼統朔方獯鬻內離九姓橫叛大單于控弦  
度漢聲言口附拔悉密引弓乘後剋口會師中使遽聞

帝思反蕩受降盡狄屈指猶遲亟決急

裝 天書百下公以爲出壘之任得守便宜冒頓  
北方之強未當屈折叛胡畏服大種不輕用兵勢闊言

甘可虞他變盛師臨木刺致餼出蘭山含垢并容爾存  
口口全口口重閉壁堅營無名王大人到轅門受事絕  
單車正馬報候吏前期防密慮周詐窮情見果穹廬桀  
黠將侵鎬及方在地郵支已解仇交質幾欲圖成大禍  
寧唯嚮化未醇於是設問以散其從肆諫以離其約二  
虜不合遁口遠舍

天子使繡衣御史問後將軍  
不念中國之費乘機之速其十  
懈戎醜之謀苟事得其中如  
滅公條對不羈之虜易以計  
漸我知貪利之戒威加經荒  
武暢陰海口口歸德不二

三歲因白逗留未決之狀備列平戎一十八策璽書還  
報從公所畫突厥前有畏漢之偏後有事讐之恐縮  
遷徙散亡貧破遭罹瘡障之患傍緣諭告之辭朝不及  
夕以俟王師受言而去者什二三委辯而降者五千帳  
明年秋引軍度磧定計乘虛至多羅斯壞巢焚聚涉汨  
昆水下將降旗皆倒戟自殘與尸請命斬白眉可汗之  
首傳置橐街繫葛督祿娑爾可敦獻於闕下阿波達干  
持愛妾宵遁乘六羸突圍嘯聚東蕃迫脅小種立烏蘇  
為君長自尊任為賢王保薩河口以據丁零古塞謂中  
國有積鹵之限官軍無可到之期按甲休徒擊鮮高會

思歸故地卒復大名間歲方暮嚴冬仲月公出白道誓  
衆自單于北伐俾僕固懷恩阿布斯爲鄉導覘視井泉  
命吏思禮李光弼爲遊軍收羅服聽顧万里若俄頃過  
山川如枕席豈百舍之敢休不再旬而履狄夜駟胡馬  
暗合戎圍自丑至辰頭駟面縛乘無物故士蓄餘怒羈  
虜全國永清朝土告類上帝薦功  
代之盛獫狁孔熾方叔吉甫駟之而已勤霍倦衛蒙亦  
終斃口口築怨縻漢償費雖張愿列三城衛公擒頡利  
纔過乘冰之勢但雪涇陽之恥則自命將已來肅將天  
刑誅而不伐素定廟勝陣而不戰龍荒絕貴種大漠無  
王庭恢武節而振天聲未有如公之比公始以馬邑鎮  
軍守在代北外襟帶以自隘奔奔衝而蹙國河東乃城  
大同於雲中徙清塞橫野張吾左翼朔方則并受降爲  
振武築靜邊雲內直彼獯虜巨防周設崇墉万堵開陽  
閉陰拓跡爰土藏山掩陸礮礮固護西自五涼東暨渙  
陽南並陰山北臨大荒聯烽接守乘高倚要塞風揚沙  
絕漠起烏悉數於瞬息傳致於晷刻虜黃不得雜其象  
秋毫無以逃其狀矧龔侵與牧馬敢凌遽而南向冰河  
風牡車甲鱗萃誰何疆理千長百帥秦將疑於降虜漢  
卒羈於戎騎公乃衡懸華輿勢分衆寡由中制外長御

遠駕恢我朔邊有如彼圖難於易又如此當秉鈞之顯  
國也巧文傷詆網密事繫借公爲資動搖國本  
諷操危法言酷意誣雖丞相置辭猶驚獄吏而貫高長  
者竟出吾王成公謫居人無不恨方逆胡之地亂也意  
并河東僞築雄武常山臨代飛狐扼塞制夷夏之旻撫  
崤函之背徵鄰請助邀公赴會將欲詭遇買歡冀得兵  
留鎮廢公先期應詔未覩而退奏論本末之難指切  
未然之戒危辭洩漏凶黨交害摘抉排折俾公終敗公  
之始仕也自家移孝孤童被識策慮奮發義勇備億其  
受任也厲三軍之氣同方夫之力致誅則百蠻竦振武  
則暴強服支離約已盡悴事國嗚呼哀哉惟公明邁激  
朗信廉仁勇機敏神速內和外重處盛權不得以非理  
撓臨大節不可以危亡動道將世迂器與時屯折衝猷  
難之臣旅踵及身不滿不磷之堅挫於刀筆之前此慷  
慨義烈之士所以掩泣而流漣矧我依仁受賜託姻逮  
予守官秉策司勤運恒功在誠存理寃明沒河渭蒼口  
古原左掌太華邪睨鴻門刊銘路隅庶慰精魂其詞曰  
古人有言兵者凶器戰實危事三代爲將道家所忌得  
非好勝樂殺欺降嗜利絕域到李杜卽悲起每原始而  
要終吾固知其所以温温清源幼寤聖君勇必



顧禮質而能文摧剛爲柔塞口解紛破虜忘口平戎讓  
勲肅致天討義誅不順密謀神斷四回六奮火烈風掃  
霆馳電震捨服解網知成示信首膾歸堯三苗格舜有  
守矜功謂之不克并埋木刊孰云非賊唯後將軍古訓  
是式先計後戰貴和賤力哀勝不敢持全制極遭羅口  
故頗僻反側蒼鷹厲吻維鷺爭食顛倒靜邁汨陳白黑  
威暴都賴功隙卽墨浩歌滄浪飲恨南國希仁聖之遐  
暢兮亦管誅而蔡姬謂賢哲之悔亡兮顏與冉又不得  
桓尊周而滅項猶存功而掩愆苟思人以愛樹將十世  
而宥直如爲虜而報讐使口讓而失職顧汧城以流勳  
投潘誅而太息賈生徒驚於紕纒北雙焉知其倚伏松  
凋玉缺直岡貞蹶竟埋干將終碎明月宿草陳根蕪沒  
蒼墳垂清風於頌石與終古而存存

大曆十年四月三日建

唐朔方河東河西隴右節度使清源公王忠嗣碑所

記事與史不甚異其文詞瑣冗無足多者縉于書稱

名家與李邕相伯仲

兗州山人稿

忠嗣歿于天寶初碑立于大曆十年元載撰文王縉

書載忠嗣女夫縉王摩詰兄也

石墨鐫華

清源不獨忠勇敢戰其策石堡料祿由皆深謀早見

非一將之識也獨爲林甫所惡陰使誣告明皇不察  
論死非哥舒翰以官爵贖罪幾至不免然猶貶死史  
稱工於謀國拙于身圖其然哉元載清源女夫也其  
筆力庸冗固爾不言林甫排陷何也史稱忠嗣華州  
鄭人碑稱華陰人碑監州城西三十里赤水道南又  
南高原卽其塚也余猶及布甃其下頗極穹窿追琢  
之妙非今人可及側刻水獸尤奇異怪偉益令人遠  
想唐人畫蹟不覺色飛萬歷間渭南崔令君邦亮忽  
移置縣城之西道北不知何故

金石存

按忠嗣初名訓賜今名李林甫惡之陰使人誣告欲

奉太子帝怒付三法司鞫治應死哥舒翰請以官爵

代贖罪貶漢陽太守久之遷漢東郡年四十五而卒

碑多不詳忠嗣功在社稷知祿山有亂萌不免以讒

死史官惜之碑文宏麗其敘述處多與史合至云借

公爲資動搖國本成公謫居人無不恨以四語易史

傳數行微而顯矣

金石存後錄

王海賓戰死青海西元宗育抵於禁中恩隆寵渥于

載下爲之飲血况身受其賜者乎清源之不爲身謀

良有以也特元宗始厚而終薄始任賢而終信讒亦

始治而終亂然而社稷無隕唐祚再安用舊日之部

曲成光復之大功其一念誠懇夫固有入人深者矣

來齋金石  
刻考畧

史稱忠嗣與皇甫惟明輕重不得貶東陽府左果毅

為李林甫所惡貶漢陽太守碑皆不及之舊唐書敘

元載王縉官爵較詳亦無載封潁川郡公縉太微宮

使齊國公事是史碑兩失之可互証而兩得之者也

崇文館本崇元學天寶二載置大學士一人以宰相

為之領兩京元元宮及天下道院攷嵩陽觀聖德感

應頌石臺孝經李林甫陳希烈等題名並同新史百

官志及縉本傳並稱為崇賢館者誤關中金  
石記

按載封許昌縣子見於唐書本傳其進封潁川郡公

傳却失書王縉封齊國公新史亦未書也載以中書

相領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縉以門下相領宏文崇

元館大學士史所謂宏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也

崇文館置大學士則百官志所未詳吐蕃者南涼禿

髮利祿孤之後音轉為吐蕃故碑稱吐蕃為禿髮潛  
研

堂金石  
文跋尾

舊書忠嗣太原郡人家于華州之鄭縣新唐書云忠

嗣華州鄭人今案碑五代祖隨周武帝入關署馮翊

掾因徙家于鄭今為華陰人所錄較詳于史而史特

就其占籍之始言之宜參之此碑爲據也紀功與史同然其文頗瞻麗可喜蓋亦所謂當時體也碑僅磨泐數字細推皆可識唐石刻之幸完整無缺者如是碑亦不多見其爲後人取資多矣

授堂金石跋

按碑敘忠嗣先世但有六代祖五代祖述其由太原祁徙家華州鄭之由而不稱其諱下云皇考諱海賓而不及其高曾祖唐書宰相世系表太原王氏有大房二房皆無忠嗣名故其先世無攷父海賓舊唐書云爵太谷男碑不書

新傳亦無

兩傳皆云贈

左金吾大將軍碑作開府儀同三司安北大都護

舊傳又云開元十八年又贈安西大都護恐碑云安北卽此也碑云元獻皇太后降家人之慈盛擇配之禮命之主饋恩情甚厚元獻太后者元宗后楊氏生肅宗及寧親公主其後寧親下嫁張說之子埒碑所謂擇配主饋之語所未詳也其餘碑敘歷官戰功諸事蹟大較與兩傳合而文繁句冗意爲辭掩讀之不易了了碑無薨年以舊傳攷之在天寶八載其贈兵部尙書在寶應元年而碑立于大歷十年則距其薨二十七年至撰書者元載王縉其同居相位亦在寶應廣德之間則自撰書當

在其時書後又距十餘年而始立石也

真化寺尼如願墓誌

石高廣俱二尺二寸八分二十七行行二十八字蓋  
題唐國師故如願律師謚大正覺禪師誌銘十六字  
並正書

大唐真化寺多寶塔院故寺主臨壇大德尼如願律師

墓誌銘并序

初檢校于福寺法華道場沙門飛錫撰

隴西秦吳書

大曆十年歲次乙卯五月廿九日律師薨于長安真化  
寺之本院律師法諱如願俗姓李氏隴西人也申公之

襲簪裾之盛真豈寶乎律師天生道牙自然神秀十一

詔度二十具圓弥沙塞律其所務也分甃之義不

殊拚金之理斯在律師僅登十臘聲實兩高邀臨香壇

碎不見允望之儼然即之温然其慧也月照于潭其操

也松寒萬嶺乃曰威儀三千吾鏡之矣度門八万復焉

在哉遂習以羅浮雙峰無生之觀位居元匠矣

我皇帝慕聖君臨于佛付囑

貴妃獨孤氏葛藟蘊

德十亂世

時受道

紫宸登壇

黃屋因

賜律師紫架裘一副前後所錫錦綺繒帛凡數千疋以

旌其高瓌乎盈庭了無是相道何深也由此

勅書

壘篋 中使相望 御馬每下於 雲霄天花

屢點於玉砌 締搆多寶塔 繕寫蓮華經 環廊繚繚金刹

耀耀額題 御札光赫宇宙皆 吾君之特建亦

貴妃之爲 國宏哉噫律師擲鉢他方應遽還於

靜室散花止境何便住於香天顏真如生若在深定曲

肱右脇湛然已滅春秋七十六法夏五十六具以上

皇情憫焉中使臨吊賻贈之禮有知常等律師

累聖欽若三都取則意滄江海心閑虛空而今而後恐

難繼美於戲 六宮誰授其髻寶八部孰示於衣珠

覽路醒而却迷人花茂而還落哀哉弟子長樂公主與

當院嗣法門人登壇十六德尼常真勅賜弟子證道政

定證果寺大德凝照惠照凝寂悟真資敬寺上座洪演

寺主孝因律師真一遠塵法雲寺律師遍照等凡數千

人則懿戚相門愛道花色而爲上首忽靈宗匠如觀鶴

林卽以其年七月十八日奉 勅法葬于長安城

南畢原塔之禮也素惱悽於道路丹旄慘於郊局式揚

國師敢爲銘曰

紫袈裟者彼何人已了如來清淨身登壇不向 明

光殿去去應超生死津

廣平程用之刻字

按銘云律師薨于長安真化寺師諱如願俗姓李氏隴西人也申公之裔僧尼之化未有稱薨者此如願為隴西人又為申公之裔必是宗室之女故其化也稱薨以別之唐書宗室傳申公無考銘又云貴妃獨孤氏葛萆蘊德十胤匡時葛萆作葛萆始借用字獨孤氏為代宗貴妃大歷十年薨追冊為皇后諡曰貞懿唐書后妃傳不詳獨孤氏之薨在何月此銘則云律師薨于十年五月葬于七月而文稱獨孤氏為貴妃可知獨孤氏之薨在七月以後矣銘又云弟子長樂公主主為肅宗長女始封長樂徙封宿國下嫁豆盧湛傳不云其師事如願也銘又云奉勅法葬于長安城南畢原長安志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法葬二字始見于此

裴遵慶碑

碑拓下截未全不知所缺幾字廣四尺四寸二十四行字數不計正書在洛陽

貞□□□□□□□□□□□□□□□□東郡

朝議大夫□□□□□□國史充禮□□□□□□

□□□國楊館文

易坤之為義臣道也君子履之文言曰直方大不習□





至德初闕賊庭將下賀於朝闕拜給事中累遷尚書

右丞兵部戶部闕按吏部闕郎闕之後以擢闕

之道闕而多端公鑒以闕季除吏闕侍郎平章事

時寇戎未平闕國多務闕以數變生害穀以不通為急

公闕敬闕之信不擅其利不闕則闕而闕温雅

口浮詭闕口矜伏諷諫見闕口內懼闕口為

文闕惟左右近闕口記削闕之疎數莫知其闕食一百

戶又追先闕口之德寵贈正司以闕勉焉公以季當賜

杖禮有懸車不矜闕口口口口簿守官之節固請還闕

上難闕口口至闕口太子少傅又以官制闕明選曹求舊還

除吏部尚書遷右僕射再闕口口口口人願也公味順積

中闕欲進之闕及踐大任闕自喜之色當其未可審

其體而能安當其可蹈其口而不失每闕安危故事興

替舊章論同闕口極上列祭闕口實賦養不加厚謙以自

持酒醴之歡儉故能廣林泉之闕口口口口惠愛以合

親施舍以周給古之闕以闕大鑿十季拾月二十九日薨

於闕季縣升平里之私第以明季二月二十口日闕

于東都萬安山之舊塋闕口諡曰闕公禮也

詔使闕口口箕客護喪卿大夫庶僚百吏追送于國門

之外生榮歿哀人理至矣有子太子闕口踐德之闕

金石錄卷二下  
其銘曰  
抱口之口口口之義以文見託論譔口口口不口

天生萬物有筭有則人之秉彝好口口口空之天古  
訓是式知口知口有嚴有翼慈善同慶敬口奉職五刑  
恤口闕口口是力口口口口自口口口口口口  
其直是非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盈虛與時消息口口口

口哀榮同域

闕

右唐裴遵慶碑唐書列傳載遵慶所歷官甚簡畧以  
碑考之其尤著者自吏部郎出為濛陽太守貶符陽  
郡徵拜禮部郎中而史不載肅宗朝拜給事中累遷

尚書右丞兵部戶部侍郎再授吏部而史但言為吏  
部侍郎而已又史云遵慶薨時年九十餘碑云年八

十五碑云遵慶諡貞孝而史無之皆其闕誤也

金石錄

寶刻類編有右僕射裴遵慶碑云楊紹撰盧曉隸書

大歷十一年二月立在洛今碑缺年月及書撰人名

知卽是也碑記遵慶歷官詳于本傳云以門蔭授興

寧陵丞參遷伏理丞外口轉司勳吏部郎丁內難去

職免喪以太守外口至德初口口賊庭將趨行在故

太尉清賀於朝遠拜給事中累遷尚書右丞兵部戶

部口校吏部口郎黃門侍郎平章事就加金紫光祿

食一百戶口口太子少傅口口吏部尚書遷右僕射并領口口云云皆與史不甚異遵慶有二子向會宰

相世系表云向吏部尚書會都官郎中中州金石記

裴府君遵慶唐書列傳並取之此碑而載此君歷官

頗簡畧金石錄已指其疎然碑言轉司勳吏部郎又

遷兵部戶部侍郎傳並亦未之及趙氏既摘言兵部

而戶部仍不為傳文舉遺當更依碑為據也碑于論

蕭克濟罪案云才辯不足聚人今傳以才辨作財賦

語太竄易恐失其實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拓既不全而存者文多缺泐如金石錄所

稱自吏部郎出為濛陽太守貶竹陽郡徵拜禮部

郎中薨年八十五謚貞孝趙氏皆及見之而今盡

泐矣碑前但有撰人楊綰而無書人恐亦泐也碑

題尚存貞字當卽是謚貞孝之貞字也唐書宰相

表及楊綰傳綰以大歷十二年遷太常卿充禮儀

使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

館大學士兼修國史今碑於楊綰結銜但存朝議

大夫字卿字國史充禮字可堪傳以補碑之缺也

新書裴遵慶傳云字少良此碑有字重二字似其

字上為重字非少字然碑上下皆泐不足据也碑

不見其敘上世但云遠先考贈司空而不著其名  
兩傳又不敘其父宰相世系表則遵慶之父諱倦  
字翁喜杭州刺史河東縣男而不載贈司空碑云  
批案云才獍不足口入威力不口口口据新傳舊傳  
無云邊將蕭先濟督役苛暴役者有醜言有司以  
大逆論遵慶曰財不足聚人力不足加衆焉能反  
此傳語如是也而授堂辨之云今傳以才辨作財  
賦語太竄易恐失其實不知授堂所据何本唐書  
而以才辨作財賦也碑云食一百戶又追先口口  
之德寵贈正司以口勉焉此敘其封邑及贈父司  
空之事是時遵慶昭告老則已官尙書右僕射何  
以祇食一百戶疑碑有訛泐也碑云薨于萬年縣  
升平里之私第長安志昇平坊西北隅有東宮藥  
圃尙書右僕射裴遵慶宅注引國史補曰遵慶罷  
相知選朝廷優其年德合就第注官自宣平坊勝  
引士子以及東市兩街時人以爲盛事此可補碑  
傳之所未及也

### 王履清碑

碑僅存上截連額高六尺六分廣三尺四寸  
二十三行每行字數無考正書篆額在高陵

唐故同朔方節度副使金紫光祿大夫試太常卿兼慈

州刺史汪府君神道碑

朝散大夫行河中府功曹參軍上柱國賜魚袋上谷

侯冕撰

府君諱履清字履清京兆萬年人也王惟聖後系出田

宗下也五代祖立行工部郎中更靈夏龔潭等四府都

督封晉陽下早世考尚賓歷原州參軍事定遠城兵曹

參軍贈金紫光祿大夫下藝尚德業脫畧諸子憲章五

經處吏事也能果斷居朋友也無忌下以桓文之勲伊

呂之重開建大府下邦家長城知其名而辟之下

中幽寧三遣營田等務致使後來難繼前政口慙豈止

五物當時苟下力寘夫恤弟疾篤割其股肉則所部靡

草上之風矣秋麥兩歧靈芝下旌別府君課効多此類

也以前後功累遷官凡十五任而至金紫光祿下汾陽王

以吉昌濁河上流邊郡善地戎州夷落易動難安永言

緝綏下帝可其奏仍乘傳下在郡又敷異術載底吉祥猛

獸渡河而去境感我善下兩穗卿雲炳而五色瑞圖驟

披臺使攸屈於是歸禾之下詔藏下命賢愚同

歸以大慶十一年正月廿四日適疾不起薨于官舍之

正寢享下兄履堅朝散大夫守豐州長史弟履濟朝散

大夫守慈州別駕長子綸朝下葬合度以十二年二月

廿日還葬于高陵之奉正原禮也名成於代官達於下  
匪敢愧詞迺爲銘曰

聖祀百世齊世其昌有媯之後言育于姜陳宗不守命

氏惟王滔滔秦淮爲我下廿濟其美芬芳竹素跌宕杞

梓君家盛事不可勝紀下天步未清下上介部

有仁兄歧麥挺秀靈芝發生下邊郡近胡邑無完鄂荆

棘誰剪豺狼未下皇帝曰俞下下車幾何畏愛更作

允文允武爰究爰度畜牧新秦謳歌簿下竄孝子負土

嘉禾有畔吉凶同域生死一貫條忽長逝嗚呼永歎

舊世還葬遠道下曰羽葆下伏煙一掩黃泉于萬億年

大觀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建

太

按文云恤弟疾篤割其股肉是兄療弟疾而割股  
和藥也此事世不多見因拈出之

高力士殘碑

碑僅存上截連額高六尺四寸五分廣五尺三十行  
每行字數無攷行書額題大唐故開府儀同三司贈  
揚州大都督高公神道碑二十字篆書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兼內侍監下

尚書駕部員外郎知制誥韓下

初有適越者請觀南方之樂主人爲之歌馮賓曰遠矣

下關後衰而復起一飛冲天伯服有子不在外其為中貴

乎不在下關馮之先有自北而南者自宋懷化口業以至

於益五嶺之表推口下子智幾為高州刺史智戴為恩

州刺史智口為潘州刺史咸有口下襲位象賢口禮主

祀守封且有舊口口代祿使有口口察口下天子

廣錫類之恩覽先賢之狀初贈潘州刺史又贈廣州大

都督下關侍玉階口則天矜其覆巢知必成器選內官

而母之命近侍以下關窺大寶不利玉室已成禍梯

驪宗口然提劍而起公實勇口下卿幸臣因以決事中

立而不倚得君而不驕順而不諛諫而不犯下關也公弱

口之日太夫人口口于南荒服遐陬晨昏問絕折菱之

教下關而至稱觴拜慶兄弟鴈行自闕傲而就養口城當

代罕有終堂之下關官卑乞廻所授口上允其請時議

稱多君子曰此所謂事親之下關車駕幸三山宮口天

子講藝呈材威戎夸狄有口鵬食鹿口下關飲羽而片

雲徐下壯六軍而增氣呼萬歲以動天口英主愜心

下關而平之臨大事而有大功皆此類也口口土內

口今朝散大下關首為監遷冠軍鎮軍輔國驃口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封齊國公下關使歷官口任五十餘年從

蒙塵口口口口歸長安一心貫下關可得而聞口

上□初□□請□□□□□□之心常在魏闕下

□州龍興寺享年七十有□□□□□喪至於滅性斬

□之痛何闕下陪葬泰陵□□□□□□□日安

厝成其志也夫人呂氏闕下而不遷嗣子□□□前將

□□□南海郡開國公□悅禮謂猶□闕下旅有加□□

□□□□貞□□支用紀□陵之側大君□命□

闕下

惟公之□南□□□□□家傳擁旄有馮之後遂

育于高闕下惟公之□出入□□□□□事階

陸日□歷載五紀□□□闕下惟公之□達于□□

□□万里自越阻京爰及風樹□其哀榮惟公闕下勳

會合風雲□□□□□□紛一麾而□克定□□

惟公之節□闕下□□二聖晏駕□□□□哀而遂

□□□黃□惟公之葬泰陵闕下

大歷十二年歲次丁巳五月辛亥朔十一日辛酉奉

勅□右內侍監高力士碑石已中斷失其下闕每行止存

二十餘字文稱馮益子智幾為高州刺史智戴為恩

州刺史智望為潘州刺史攷唐書益傳惟有智戴及

智或無智幾智望亦不云智戴為恩州刺史皆其漏



畧也史稱寶應元年力士自巫州赦還見二帝遺詔  
北向哭歐血而卒不云卒於何所此碑云朗州龍興

寺蓋其卒之地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載力士蒞官遷冠軍鎮軍輔國驃騎大將軍舊唐

書本傳不紀鎮軍輔國唐書但云累驃騎大將軍皆

于文為畧力士幼與母相失唐書云嶺南節度使得

之瀧州汲古閣本作隴州舊唐書云嶺南節度使于潘州求

其本母麥氏送長安兩地微異考力士既為潘州人

則母先失而後歸土嶺南節度訪而得之亦或然也

舊唐書寶應元年三月會赦歸至朗州遇流人言京

國事始知上皇厭代力士北望號慟嘔血而卒蓋哀

隕即在朗州矣碑云薨于朗州龍興寺較史更為詳

寶授堂金石跋

按碑云口窺大寶不利王室已成禍梯元宗口然

提劍而起公寶勇口此即傳稱先天中預誅蕭岑

等事唐書元宗紀開元元年七月太平公主及岑

義蕭至忠竇懷貞謀反伏誅傳稱力士以功超拜

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同正員碑載車駕幸三山

宮有二鵬食鹿又云飲羽而片雲徐下壯六軍而

增氣呼萬歲以動天此似從幸狩獵等事而兩傳

皆不書碑文又泐不能得其詳也碑云夫人呂氏

舊傳載開元初瀛州新傳作河間呂元晤作吏京師女

有姿色力士娶之為婦碑又云嗣子□□□□前

將□□□南海郡開國公口悅禮此是力士之嗣

子名悅禮爵南海郡公者兩傳亦不載舊傳稱力

士卒于寶應元年二月銘詞有二聖晏駕之語二

聖謂元宗肅宗也碑立于大歷十二年距其卒十

六年蓋代宗時追念其保護先朝之功贈官陪陵

而表其墓也

李元靖先生碑

碑已斷裂約高一丈餘廣三尺二寸五分厚尺四分四面刻前後各十九行兩側各四行行皆三十九

字正書在句容縣茅山玉晨觀

有唐茅山元靖先生廣陵李君碑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

真卿撰并書

先生姓李氏諱合光廣陵江都人本姓鹽以

敬皇帝廟諱改焉廿一代祖宏真太守避王莽徙居

晉陵遂為郡人高祖文嶷陳桂陽王國侍郎曾祖榮

皇朝雷州司馬祖師龕隱居以求其志徙于江都父

孝威博學好古雅修彭聃之道与天台司馬練師子微

為方外之交 尤以篤慎著 于州里考行議諡曰正隱先

生母琅邪 王氏賢明 有德行先生 孩提則有殊異 晷日

獨取 孝經如捧讀焉 躡 卯好靜處 誦習墳 典季十八志

求 道妙遂 師事同 邑李先 生遊 藝數 季神龍初以清 行

度為道士居龍 興觀尤精老莊周易之深趣 執 卷過 哀

口不嘗甘旨之味 食唯 穰麥 而已封植膳羞皆出其手

號毀骨 立親族莫不傷之 開元十七季從司馬 練師於

王屋山 傳受大 法靈文 金記一覽 無遺綜覈古今該明

與旨 元宗 知先生 偏得子微之道乃 詔先

生居王屋山陽 臺觀 以繼 之歲餘請居茅山纂 修經法

頌微皆謝病 不出 天寶四載冬 乃命中 官賈 軍 書徵之

既 至 延入禁中 每 欲諮稟必先齋沐他 日請傳 道法先

生 辭 以 足疾不任科儀 者 數焉 曠宗知不 可強

而止先生嘗以茅山靈跡剪 焉將墜 眞 經祕錄亦多散

落請歸修葺乃特 詔於楊許舊居紫 陽 以宅之 仍

賜絹二百 正法 衣兩副 香鑪 一具 御製詩及序以

餞之又 禁於 山側採捕漁獵 食葷血者不得輒 入公私

祈禱 咸 絕牲牢 先生以 六載秋到山是歲 詔書三

至渥澤 頻繁輝映 崖谷初 山中有上 清 眞 人許長史 楊

君陶隱 居自寫 經法 歷 代傳寶時遭器亂散 逸 無遺先

唐六十一

生奉 詔按求 悉備其跡 而進上之先時 廟

宗將求 大法請 先生為師先生竟執 謙 冲疾辭而還泉

七載春 元宗 又欲受三洞 真經以其 春之二月

中官齋 璽書云其月十八日剋受經諾是日於 大同殿

黎修其事 遂遙請 先生 為元師并賜衣一襲以申帥資

之禮因以廳驪請為先生 之嘉號焉仍 詔刻石 於華

陽洞 宮以志之 是歲夏 五月隱居先生合丹之 所有芝

草八十一莖 散生 於松石之間 詔俾 先生與 中官

啟告靈 仙緘封 表進夏又 詔以 紫陽觀側近二百

戶 太平崇元兩觀各一百戶 蠲其官徭以供香火 秋

七月 又徵先生 既至 請居 道觀以養疾九載春 歸舊

山其季夏六月前生靈 芝之所又產三百餘莖煌煌 秀

異人所 莫覩 先生 又圖而奏之是歲冬又 徵先生於紫

庭別院館之十 載秋先生又懇詞告 老 御製序詩

以餞之十 有一載先生奉 詔與門人韋景昭等於

紫陽 之東鬱岡山別建齋 院立 心誠 肅是夜仙壇 林間

遍 生甘露因以上聞特 詔嘉異初隱居先生以三

洞真法傳昇元先生 昇元付 體元先生體 元付 正一先

生正一付先生 自先生 生 岷于隱居凡五葉矣 皆摠襲妙

門 大正真法所 以茅山 為天下道 學之所宗矣於戲是

非可齊也物 我均焉生死可忘也覺夢同焉如此者何

域心於變化之際哉先生以大鑿已酉歲冬十一月十

有四月遁化於茅山紫陽之別院春秋八十有七其十

二月八日門人赴器而至者凡數千人號奉冠舄遷窆

于雷平山之西陲遺命以松棺竹杖木几水瓶香奩香

鑪置於藏內門弟子等仰奉嘉猷克遵儉德先生識思

真淳業行高古道窮情性之本學冠天人之際所以優

游可曲鬱為王者之師出入之明庭特寵肩輿之貴

是知順風而問咎稱於黃帝望山而請見於今

鑿宗矣又博覽羣言長於著撰嘗以本草之書精明藥

物事關性命難用因循著音義兩卷又以老莊周易為

深靜之書著學記義略各三篇內學記二篇以續仙家

之遺事皆名實無違詞旨該博初先生幼季頗工篆籀

而隸書尤妙客或賞之云賢於其父因投筆不書

鑿宗詔山人王叟強請先生楷書上經一十三紙以

補楊許之闕先生能於陰陽數術之道而不以藝業為

能極於轉練服食之事而不以壽養為極但冥懷素朴

妙味元津非夫博大之至人孰能盡於此真卿乾元二

季以昇州刺史充浙江西節度欽承至德結慕鑿微遂

書於真卿恩眷 綢繆足勵超然之志然 宗師可仰 望紫

府而非遙王事不遑寄白雲而攸 遠泉大鑿 六年真卿

罷刺臨 川旋舟建業將宅心小嶺長庇高 躡而轉刺吳

興 事乖夙願徘徊郡邑空懷尊道之 心瞻望林 巒永 負

借山之記而景昭泉郭 閔等以先 生茂烈芳猷 願 銘金

石乃邀道士劉明素來託斯 文真卿與 先生門人 申林

子殷澍遺名章 渠年嘗接采 真之遊 緒 聞舍一之德敢

強名於巷黨曷足 辨於鴻蒙其 詞曰

抱一混茫 人之紀 綱先 生以之氣王神強 乃啟元旨元

門 以彰乃為帝師帝道 惟 康甘露呈瑞靈芝 効祥上土

高風 載揚 鶴返仙廟雲辭帝 鄉退歸而老妙 識行

藏德本無累道 心 有常寔曰形解孰 云坐忘伐石表 墓

勒銘 傳 芳谷變陵遷厥跡弥 光

大鑿十二 季夏五月建 渤海 吳崇休 鑄

紹興丁巳五月 有四日大風折顏碑雪溪沈 作 舟

扶起之

魯公好仙術不特書麻姑壇已也按李含光者陶隱

居齋凡五世其事絕無可紀獨人謂其隸法勝乃父

遂斷不作繇差近厚耳 龔州山人稿

茅山元靜先生碑一顏魯公楷書并文一唐柳識文

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世號三絕碑俱在直隸應天

府句容縣茅山考槃餘事

碑稱隱居先生以三洞真法傳升元先生升元付體

元先生體元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隱

居凡五葉矣今考之隱居先生者梁陶宏景升元為

王遠知體元為潘師正正木為司馬子微三人唐書

有傳惟元靖無之予嘗遊茅山至玉晨觀其前有雷

平池池南為伏龍岡元靖葬其上碑今在觀中四周

皆刻文字道士以亭覆之

金薤珠瑯

予嘗遊茅山過雷平池登伏龍岡弔先生墓慨然有

遺世之想碑中所謂靈芝甘露固不可復得即鬱岡

山齋壇仙院亦改舊觀惟穹碑屹峙聲施至今

金石後錄

魯公以大歷六年罷判撫州七年九月至東京除湖

州刺史十二年為此碑於時年六十有九先是乾元

二年由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致書

元靜與之締交越十年而元靜死又八年而公為之

作碑留元判年譜系碑於大歷八年誤也是年春三

月元載伏誅召公為刑部尚書而此碑書於五月猶

稱湖州刺史當由刑部尚書之命猶在五月後耳

原碑斷於宋紹興七年丁巳不知何時毀去今茅山

所有碑乃是覆刻筆畫細瘦全乏魯公雄健之氣且字之訛者七十餘處而原碑不可復得矣

虛舟題跋

乾隆壬子秋錢辛楣先生語予云向游茅山至玉晨觀訪顏魯公書元靖先生碑已糜碎尙存二十餘片道士不知寶愛委諸糞土瓦礫之場恐妙蹟不復留人間矣並出游山記示予予竊惟辛楣以訪碑出游隨處表章舊蹟而茲復向予諄諄者蓋以拾殘補缺爲守土者責也予公冗不暇入山札句容縣學兩廣文徐君彬俞君獻搜尋殘碑督工稚搨越月來報言此石見存觀中者半屬疊床支竈砌地鋪階及附近

居民家供在書案者檢來共得二十三片當運至學舍藏貯但四面刻字難以架空磊壑並郵到搨本六十紙計存一千四十餘字經辛楣詳加考訂其完全之字僅得七百六十有六其殘缺者正面三百六十一字右側八十六字背而三百三十三字左側五十九字計共殘缺字八百二十有九以硃書補注之適賈人挾此碑來搨本至其文字與辛楣考訂無異而神采尤爲煥發予且喜且驚豈知予相需之殷來索重價耶抑魯公之靈默默相之耶乃償賈人直付姚東樵以缺字鉤勒上石期成完璧又恐膠合以還舊



觀日久仍不免有摧裂之虞今仍於玉晨觀中築石  
臺兩行將殘碑及補石分別大者爲一行小者爲一  
行排置臺上其兩行之頂亦砌石覆蓋俾免散失又  
以文字顛倒另縮小字勒碑於旁以爲後人敘次之  
據復建石亭以覆之爰偕僚友捐廉以襄其事茲因  
王竣而爲之記

汪志  
伊記

按碑在茅山玉晨觀雲笈七籤紀洞天福地第八  
十曰句曲山洞周迴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  
洞天在潤州句容縣屬紫陽真人治之江寧府志  
茅山在句容縣東南四十五里初名句曲山又名

巴山皆以形似名異越春秋禹巡天下登茅山以  
朝諸侯更名爲會稽茅山記秦始皇二十七年遊  
會稽還登句曲今茅山北垂有良常秦望諸山以  
始皇名也漢有三茅君得道於此因謂之三茅峯  
梁陶宏景亦隱居此山道書以爲第八洞天第一  
福地唐六典江南道名山之一曰茅山山以三茅  
君得名漢茅盈元帝時隱句曲山學道遇至人授  
以仙術盈弟衷爲西河太守因爲執金吾各棄官  
來就兄皆得道世稱三茅君者是也玉晨觀在大  
茅峯下舊傳高辛氏時展上公于此得仙其後周

金石錄卷一百一十一  
有郭真人巴陵侯漢有杜廣平東晉有楊真人許  
長史梁有陶宏景唐有李元靜南唐有王貞素俱  
在此得道梁爲朱陽觀唐太宗時爲華陽觀明皇  
時爲紫陽觀宋祥符初改今額王圻續文獻通考  
仙釋考道家姓氏不載李含光歷代道家統紀惟  
載天寶六載五月詔茅山紫陽觀取側近百戶太  
平崇元二觀各一百戶並蠲免租稅差科永充修  
葺洒掃語與碑所載合但據碑則紫陽觀側近是  
一百戶續通考疑脫二字也其餘碑文所載俱無  
收碑敘元靖先世二十一代祖宏不見於漢書高

祖文疑陳桂陽王國侍郎文疑陳書無傳桂陽王  
者陳書列傳諱伯謀字深之世祖第十三子也太  
建中立爲桂陽王七年爲明威將軍置佐史所謂  
王國侍郎者蓋卽佐史之屬也碑云先生以大歷  
己酉歲遁化己酉爲大歷四年道家辭世謂之遁  
化始見于此碑稱元靖各種著撰惟本草音義二  
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錄餘如老莊周易學記義畧  
諸篇皆不載碑云先生工篆籀隸書客云賢于其  
父因投筆不書是其父孝威亦能書也今檢書譜  
無其名碑云真卿乾元二年以昇州刺史充浙江

西節度唐官稱無浙江西節度据唐書顏真卿傳  
 是浙江西道節度使此碑舊文原是充浙西節度  
 充字上泐一字殆亦碑賈宋搨本見有闕字因於  
 浙字下妄增江字耳

此碑與干戈無涉其書法與顏真卿本字音義二  
 古西節度使分日西節度使分日西節度使分日  
 注圖對照各體

數中立有封國王十五平漢國劉淑軍實入軍也  
 清廟書成會館館名才家才世顯家才

金石萃編卷一百終

